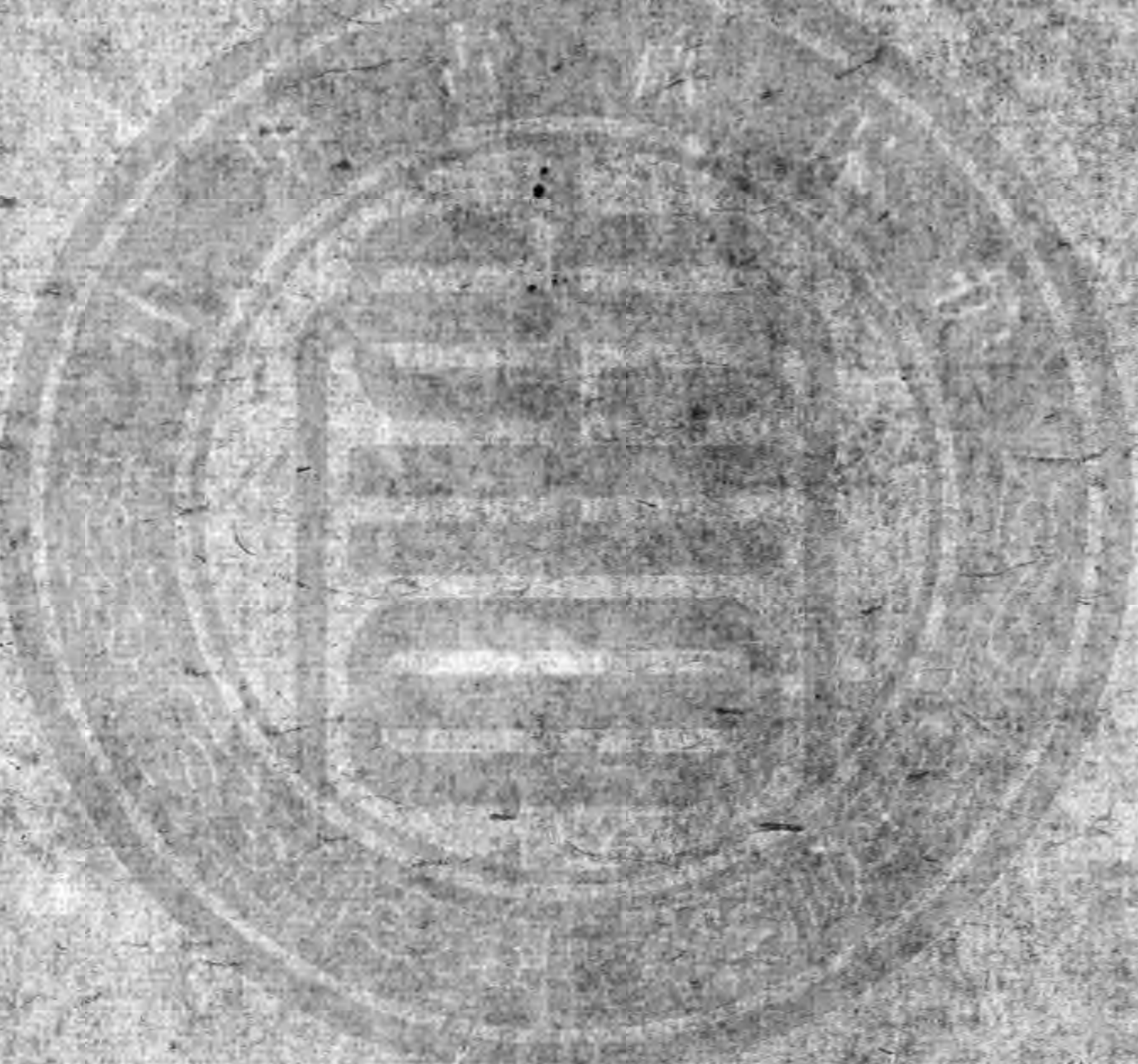


228.2

574.2 4379  
wp= 2121

228.2  
574.2



續資治通鑑



長編拾補

光緒癸未浙  
江書局鑿板

余撫浙之次年卽命書局刊刻宋李文簡續通鑑長編  
逾年書成余旣序而行之矣顧李氏此書於北宋一代  
事實雖粲然明備然久罕全本自建隆至治平當時雖  
鏤版行世而神宗以下則止寫本流傳世亦罕見我  
朝康熙時尙書徐公乾學所呈進者亦惟建隆至治平  
殘本而已及乾隆時修四庫全書乃從永樂大典中  
輯成五百二十卷然徽欽兩朝則仍佚焉又佚去治平  
熙甯元祐紹聖間九年事讀者憾之余因語局中諸君  
子曰朱竹垞太史題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云長編所  
佚具見楊書以楊書補長編而李書可全楊書之所闕  
又以長編補之而楊書亦可全此論實獲我心諸君子  
能用斯言以楊書補長編使數百年俄空之書復得完

善非讀史者一快事乎諸君聞之咸樂以從事余乃粗  
定條例以授黃舉人以周馥舉人一梅濮吉士子潼陳  
副貢生謨張副貢生大昌王拔貢生崇鼎王廩貢生詒  
壽倪廩生鍾祥俾分任其事大要以楊氏紀事本末爲  
主世又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一書亦題李燾撰雖眞  
贋難知異同之處亦多可采則附註其下而凡宋時人  
文集說部有可參攷者亦附見焉用原書攷異之例也  
書成付之剞劂使與原書俱傳自是以往李氏長編首  
尾粗具信乎考北宋遺事者必以此爲淵海矣嗟乎李  
氏此書世無別本非余力任校刊則數百年後要知不  
日就散佚以至湮沒無傳而非諸君子與我同志則亦  
安能使李氏已佚之書復還舊觀且網羅放失有加於

昔哉因書此於簡端爲李氏此書幸且爲讀李氏書者  
幸也光緒七年九月兵部尙書升任陝甘總督浙江巡  
撫譚鍾麟序

李文簡續通鑑長編今四庫所輯本有五百二十卷之多然英宗神宗哲宗三朝事額多放失而徽欽兩朝則盡闕如恐永樂大典外無書可資補輯惟楊仲良紀事本末一書悉錄李氏原文而存十之二三惜此書宋槧無傳四庫書目亦未載其藏書家互相傳鈔者譌舛滋甚且原佚百十四至百十九卷今又佚五六七卷亦非完書然欲補長編之佚固舍是末由也光緒六年孟春浙撫譚公命書局校刊長編俾得通行於世惟不備不完讀書者不無遺憾細業適提調書局因向湖州陸觀察借得鈔本紀事本末請於譚公而屬在局襄校之黃教諭以周王訓導詒壽馮孝廉一梅分輯之閱數月書未成而王訓導病沒於是濮庶常子潼陳教諭謨

張明經大昌王明經崇鼎倪茂才鍾祥繼之其間或有  
未卒業者張明經悉補完之始事於六年九月歲事於  
八年五月凡二十月有奇細業復加勘校名之曰續通  
鑑長編拾補分爲六十卷授之梓人按李氏意主編年  
楊氏意主隸事體例不同詳畧亦異況所佚之六卷正  
是靖康時事不得不參考宋遼金三史東都事略以及  
編年備要北盟會編靖康傳信錄靖康要錄等書其續  
宋編年通鑑雖非李燾真本亦足供采取焉凡用楊氏  
原文者單行直書以補李氏之缺其旁采他書者雙行  
旁書以補楊氏之缺復以紀事本末不書月朔干支爰  
考諸李氏重十朝綱要錢氏大昕四朝朔閏考分注於  
逐月之下俾閱者瞭然夫殫竭八九人之心力博稽百  
數十種之史書且閱兩年之久而後克成亦可謂勤苦  
倍至精嚴不苟矣世有讀李氏書者是書當亦不廢而  
楊氏書雖未克刊行已悉載於是其亦可無憾也夫光  
緒八年夏六月前書局提調無錫秦細業序

逐月之下俾閱者瞭然夫殫竭八九人之心力博稽百

凡例

一長編舊本散佚從永樂大典錄出之五百二十卷尙  
闕治平四年四月至熙甯三年三月又闕元符三年二月盡徽欽  
七月至紹聖四年三月又闕元符三年二月盡徽欽  
二朝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悉取李文簡舊文而改  
編年爲紀事體今取紀事本末以拾補之其中或已  
爲楊氏刪節者考證諸書排比分注餘若岳珂愧郈  
錄程史王應麟困學紀聞董更良書錄王明清玉照  
新志揮塵後錄等書或引長編原文或引長編注語  
均采輯拾補至文無所見雖犖犖大事悉未躡入志  
在拾補佚文非敢續其書也

玉照新志引長編紹興  
三年事一條

庫全書總目謂長編至欽宗止不應及高宗  
疑或爲長編原注中語也謹以存疑不取

一長編原注及紀事本末原注所錄事實每與前後正文互見今悉據注以補所佚之正文卽注中祇存一二語者亦必輯入其僅云某年月日可考則附注其日干支下以與原文相應他有考證必詳注之

一紀事本末槧本久湮世所傳鈔本如用元祐舊臣等門則有目無書至注中所云北邊西邊等門則并目闕之文中脫誤指不勝屈今凡他書有可考者悉皆校正其文異者則附注存參

一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舊題李燾編攷古家皆訾爲僞託然宋劉時舉所著之十五卷起高宗訖甯宗實續是書則託名文簡究亦南宋人手筆今據紀事本末以補長編又據是書以證紀事凡文有岐異詳略者

附注本文下紀事未載則低格雙行附月末亦引他書校證之惟其書係元代刊本麻沙殊甚脫誤叢夥且多類及追敘之文故附錄必詳考而分繫之注中引用書名獨此加綫圈者以其書題文簡名也

一長編通例遇事有異同悉於注中引他書以定是非或兼存異說今凡本文與他書有異同者參校辨正附注用文簡舊例也所校正則加綫圈於案字上謹倣聚珍本諸書之例

一紀事本末之注多屬長編原文閒有楊氏所附者今全錄之題曰原注其與本文相屬者則加綫圈若所引用之他段原注則否以清眉目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目錄

卷一

起英宗治平四年四月盡是年七月

上接長編卷二百九

英宗治平四年閏三月

卷二

起英宗治平四年八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三上

起神宗熙甯元年正月盡是年七月

卷三下

起神宗熙甯元年八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四

起神宗熙甯二年正月盡是年七月

卷五

起神宗熙甯二年八月盡是年十月

卷六

起神宗熙甯二年十一月盡是十二月

卷七

起神宗熙甯三年正月盡是年三月 下接長編卷二百十

神宗熙甯三年四月

卷八

起哲宗元祐八年七月盡是年十二月 上接長編卷四

百八十四哲宗元祐八年六月

卷九

起哲宗紹聖元年正月盡是年四月

卷十

起哲宗紹聖元年閏四月盡是年七月

卷十一

起哲宗紹聖元年八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十二

起哲宗紹聖二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十三

起哲宗紹聖三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十四

起哲宗紹聖四年正月盡是年三月 下接長編卷四百八

十五哲宗紹聖四年四月

卷十五

起哲宗元符三年二月盡是年五月上接長編卷五百二

十哲宗元符三年正月

卷十六

起哲宗元符三年六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十七

起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盡是年七月

卷十八

起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六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十九

起徽宗崇甯元年正月盡是年六月

卷二十

起徽宗崇甯元年七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二十一

起徽宗崇甯二年正月盡是年六月

卷二十二

起徽宗崇甯二年七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二十三

起徽宗崇甯二年正月盡是年四月

卷二十四

起徽宗崇甯三年五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二十五

起徽宗崇甯四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二十六

起徽宗崇甯五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二十七

起徽宗大觀元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二十八

起徽宗大觀二年正月盡三年十二月

卷二十九

起徽宗大觀四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三十

起徽宗政和元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三十一

起徽宗政和二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三十二

起徽宗政和三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三十三

起徽宗政和四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三十四

起徽宗政和五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三十五

起徽宗政和六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三十六

起徽宗政和七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三十七

起徽宗重和元年正月盡是年八月

卷三十八

起徽宗重和元年九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三十九

起徽宗宣和元年正月盡是年五月

卷四十

起徽宗宣和元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四十一

起徽宗宣和二年正月盡是年九月

卷四十二

起徽宗宣和二年十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四十三

起徽宗宣和三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四十四

起徽宗宣和四年正月盡是年七月

卷四十五

起徽宗宣和四年八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四十六

起徽宗宣和四年正月盡是年四月

卷四十七

起徽宗宣和五年五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四十八

起徽宗宣和六年正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四十九

起徽宗宣和七年正月盡是年十一月

卷五十

起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盡是月戊午

卷五十一

起徽宗宣和七年十二月己未盡是月

卷五十二

起欽宗靖康元年正月盡是月

卷五十三

起欽宗靖康元年二月盡是月

卷五十四

起欽宗靖康元年三月盡是年六月

卷五十五

起欽宗靖康元年七月盡是年八月

卷五十六

起欽宗靖康元年九月盡是年十月

卷五十七

起欽宗靖康元年十一月盡是月

卷五十八

起欽宗靖康元年閏十一月盡是年十二月

卷五十九

起欽宗靖康二年正月盡是年二月

卷六十

起欽宗靖康二年三月盡是年五月己丑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目錄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一

英宗

治平四年四月案錢大昕四史朔乙卯初御史中丞王

陶等屢言韓琦自嘉祐末專執國柄君弱臣彊乞行退

罷是日陶遂極口詆琦意謂必能逐去既而上不許陶

始失望紀事本末卷五十七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

意外則韓琦引內則郭逵於高居簡上曰事於先帝

義實難處陶言既不行則逵不赴文德殿押常班劾

琦等云還都同宋史韓琦置逵二府至用事琦無

西詔令還都陶言韓琦置逵二府至用事琦無

罪黜之亂聖聽願罷人逵為州不可也陶既不得遂今

琦不押文是章先帝用人之失又案長編卷二九治平

先是御史臺以狀申中書云檢會皇祐編敕應正衙常





更不敢入臺諫歸私居待罪又申中書乞休韓絳彭思  
永等例責降韓琦亦屢請罷不許遂在告不出紀事本末卷五

七十

丙寅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為御史中丞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與王陶兩易其職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禮部郎中權御史中丞閏三月甲辰温公

丁卯光入對上諭曰已除卿中丞光曰言職人所憚臣

不敢辭但王陶言宰相不押班竟不赴而陶遽罷言職

雖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固不可廢自

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

請俟宰相押班然後受詔上許之時光中丞誥已進大

內而陶學士之命中書獨持之不下紀事本末卷百五十七

邵亢傳王陶以御史中丞彈宰相韓琦等不立外朝班其言多過參知政事吳奎言陰陽不和陶所致也神宗命陶為翰林學士而奎持之三日不下

戊辰參知政事吳奎趙概面對堅請黜陶於外上不許

請復授樞密直學士領羣牧使許之既而上直批付中

書以陶為翰林學士時宰相未入奎即具奏曰臣雖至

愚豈不知廢格詔旨獲罪至重然陛下初即位聖德日

新上天助順風雨時若乃者閏月以來寒暄不節暴風

屢作今茲時雨愆亢螟螣孳生險說紛紜震駭羣聽原

其所以如此者過不在他止一王陶而已按陶天資薄

險勢利是視巧詐反覆情態萬狀索其深蘊真市井小

人之不若也陛下念其東宮之舊首加任使擢為中丞

今乃挾持舊恩專為險惡輕視狷憤織羅交構推辱大

人

臣排抑端良意欲天下權勢一歸於己且郭遠蔡挺遷  
 改臣等以為陛下處置皆當故即奉行亦果具陳陛下  
 必盡記憶至如韓琦曾公亮不押班事蓋以久來相承  
 寢成廢禮非是始於二臣陶以臺制彈劾舉職便可何  
 至引背負芒刺目為跋扈肆意深詆以此見陶處心積  
 慮在於排陷大臣呼吸羣眾以為己用自圖威柄竊弄  
 國權者也臣等早來案魏公家傳下屢陳欲王陶補外  
 令其思過陛下重難其事今除舊職並差遣臣等不得  
 守義固爭已負大罪今若又行內批指揮除陶翰林學  
 士乃是由其過惡更獲美遷不惟臣等取輕羣眾無以  
 自立且使天下待陛下為何如主哉唐德宗猜疑大臣  
 信任羣小陸贄以直道昌言反見斥逐裴延齡韋渠牟

李齊運以纖屑狡獪倚為腹心天下至今稱德宗為至  
 闇之主誠望陛下上法堯舜及三代之君不願陛下為  
 唐德宗貽譏萬世也王陶不黜陛下無以責內外大臣  
 展布四體興緝正統願陛下無溺私斷之不疑邵亢亦  
 緣攀附職為諫官不能自持正論輕為王陶驅迫妄言  
 當顯黜以厲羣臣臣輒違制旨罪固深重亦乞必行典  
 刑紀事本末卷五十七案長編卷二百  
 己巳奎遂稱疾臥家乞罷政事案魏公家傳云奎以廢  
 疏極言陶本因臣與韓絳延薦才為御史即攻韓絳頃  
 年選用器使蓋韓琦曾公亮等進擬今以略無羞惡  
 才禮肆行深詆是其見利忘義惟攬搏是為略無羞惡  
 之禮肆行深詆是其見利忘義惟攬搏是為略無羞惡  
 溪壑無以喻其深阻也至如邵亢嘗聞德音以翻上  
 覆今居諫長為陶驅迫脅使疑誤陛下亦當顯黜

封奎劄子以示陶陶即具奏推謝尋復劾奎附宰相欺

天子六罪其略曰臣竊按奎以死黨之節而濟以沈雄  
有大姦之才而飾以記誦少緣文彥博以非才得科名  
及爲諫官附會彥博欺罔仁宗陰爲培植維持之計爲  
唐介彈劾被黜是時搢紳朝士醜其爲人目爲諫賊奎  
爲小官時亦嘗爲富弼所知及弼當國屬翰林學士員  
闕弼以奎朋黨又爲仁宗所疏薄久之不補奎心懷怨  
懟輒令韓絳奏弼以快私忿臣與奎有舊亦嘗規其背  
人主而附權臣及爲諫官又言其人黨韓絳陳升之等  
連文彥博自是與臣匿怨爲仇後韓琦引用爲樞密大  
使諫官楊畋憤其姦邪論奏會畋病死遂盜厥位及昨  
服除當復樞府見韓琦方立黨以傾彥博又見琦名位  
事勢愈盛於前彥博之力不復能引重陞薦乃自陳頃

爲唐介彈奏彥博而言其附會恐同居樞府不便意要  
發揚彥博前事及欲結媚韓琦又以自防言事官將此  
押彈欲先事奏陳使不能復發陛下觀奎此數節天資  
險薄惟勢利是視巧詐翻覆情態萬狀索其深蘊真吉  
井小人之不若者是奎言臣邪奎自謂邪又曰仁宗自  
至和服藥之後臨朝簡默政事不復麤厲選任差除盡  
歸宰執然能以腹心耳目寄之於臺諫大臣猶懷恐懼  
不敢泰然作姦先朝繼統以來深居九重久之方親國  
政危疑自處惟恐凌辱欲爲則不得欲言則不敢窘束  
牽制諫屈案二字恐有脫誤不暇琦等自知其非意所以固寵  
保位之術遂乃悅媚先帝尊崇濮王盈廷正議忽而不  
顧思媚人主與臺諫官自立仇敵忠讜之士遣逐外郡

人心不平物論洶洶先帝後雖追悔掣肘不敢改爲以  
至憂悒成疾奄終一代琦等方以兩朝顧命傲然自居  
顧視朝廷惟己所欲且琦執政一年上視兩府大臣中  
外要職莫非親舊根盤節錯異己者必逐附己者必陞  
中常之人各顧身計言必不用適助禍殃如臣是陛下  
東宮舊臣復爲憲府之長琦等親被彈擊不敢自言奎  
乃爲琦主謀擊臣報怨自茲以往人誰敢言臣處職憲  
之位未滿兩月而遽邈退豈臣有欲自圖國政竊弄威  
柄之迹也哉又曰陛下欲除臣翰林學士之職臣豈敢  
當之願從奎言投於散地必退之志陛下固已察之伏  
惟哀矜使臣得脫疆臣怨仇之手他日全名節以死歸  
骨九泉臣之幸也侍御史吳申奏故事御史中丞因言

事求罷居家待罪朝廷降旨不允或宣召入臺至於再  
三確辭然後聽去所以重風憲之任寵耳目之官體貌  
直臣以厲其節王陶今日上章明日除代未有罷免遽  
速如此之甚也乞留陶依舊供職竝上疏劾奎有無君  
之心數其五罪上以手札賜知制誥知諫院邵亢趣進  
入陶學士誥亢遂言御史中丞職在彈劾陰陽不和咎  
由執政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陛下新聽政命出輒廢  
何以令天下上由是有逐奎意司馬光入對上亦以奎  
奏示光光請止還陶舊職上許之既又欲與陶侍讀學  
士光退翌日原注二十四日己丑也案傳家集復奏曰  
家集載乞王陶只除舊職劄子云昨日召對蒙恩賜示  
以吳奎所見劄子爲直除王陶翰林學士家居待罪事  
臣曾據所見數奏陛下始欲止還陶舊職後又欲與侍  
陶侍讀學士臣忽遽未有以對退爲陛下經宿思之侍

讀學士與翰林學士資級略同若授陶此職臣恐奎未  
必肯出陛下新踐祚大臣屢有不安其位者奎素名質  
直萬一因此激發舉動更有過當若亟行罷免則深失  
士大夫之望若屢詔不出則愈損陛下之威況陶既以  
言事不聽辭免臺職待罪之際若更加以美官臣竊料  
陶亦不敢受欲望聖慈止還陶未作中丞時舊職案集傳  
作止還陶原作御則奎前者已經商量不敢不出陶既  
是舊職受之亦安庶免紛紜重傷朝廷大體臣蒙陛下  
虛己下問不敢不奏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庚午上出諸州貢物名件自漳州山薑花一萬朵已下  
至同州楛棹二千顆凡四十三州七十種手詔曰四方  
入貢雖云古禮考之禹制未有若茲之繁也今則一郡

歲有三四而至者言念道路之勤疲費亦廣至聞主押  
牙校有棄業終身不能償者耗蠹民力莫不由斯又所  
貢物多飲食之類雖闕乏亦無害書不云乎不作無益  
害有益非謂此邪朕甚不取自今其悉罷之紀事本末卷八十一

案太平治述統類云右司諫劉庠言近手詔減天下貢  
獻出宮女數十人省後苑作工匠應乘章服及所更改  
乞付史館不從上批付中書案宋史本紀王陶呂景吳申吳

本末繫之庚午日蓋以溫公上留吳奎劄子日書之也  
然據傳家集上疏在二十四日戊申朔庚午為二  
十三日二日今姑依紀事附此御史中丞王陶侍御史

吳申呂景過毀大臣王陶除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申  
呂景各罰銅二十觔吳奎位在執政而彈劾中丞以手

詔為內批三日不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翰林學  
士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司馬光權御史中丞奎乞守本

官知濰州不許司馬光復奏外議藉藉皆以爲奎不當去所以然者蓋由奎之名望素重於陶雖今者封還詔書徑歸私第舉動語言頗有過差然外庭之人不知本末但見陛下爲陶之故罷奎政事其罰太重能不怪駭如此臣恐其餘大臣皆不自安各求引去陛下新登大寶先帝梓宮在殯若舉朝大臣紛紛盡去則於四方觀聽殊似非宜臣愚欲望陛下收還奎青州敕告且留奎在政府以慰士大夫之望安大臣之意陛下以奎違詔而黜之威令已行嘉奎質直而留之用意尤美奎始負大譴懾服陛下之英斷終蒙開釋銜戴陛下之深恩上下歡悅誠無所損昔漢高帝疑蕭何受賈人金械繫於獄感王衛尉一言赦令復位君臣恩禮相待如初況於

一出入閒何爲不可留也陛下素知臣非朋附大臣之人故敢不避形迹極意盡言但爲朝廷惜大體耳上不憚光中丞誥時在閣門上復收入後三日乃付中書先是上封陶疏以示琦琦奏曰臣非跋扈者陛下遣一小黃門至則可縛臣以去矣上爲之動問制誥知諫院滕甫甫曰宰相不押班誠可罪若以爲跋扈則爲欺天陷人矣奎之罷政事也琦猶在告公亮方侍嗣趙概復奏

增奏一官爲戶部侍郎

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辛未曾公亮入對懇請留吳奎上許之

紀事本末卷五十七

壬申追取吳奎青州告詔對延和殿慰勞使復爲參知政事曰成王豈不疑周公邪上初議罷奎爲翰林學士承旨顧張方平曰奎罷當以卿代方平力辭上曰卿歷

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為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  
已欲用卿今又何辭方平曰韓琦久在告者意保全奎  
奎罷必不復起琦勳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  
以全始終之分上嗟歎良久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  
擊中司謂朕手詔為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方  
平復論如初上訖從之案宋史吳奎傳及琦罷相竟出  
知青州宰輔表在九月辛丑  
於是遣內侍張茂則賜琦手札曰卿援立先帝功在王  
府自朕纂承虛懷託賴惟是同德豈容閒言昨王陶等  
所言過為誣訾至於事理朕所自明但中丞屢斥頗動  
朝議欲除學士意者示之美遷其實使去言路不謂卿  
亦有章表遽然避位是著朕之不德益駭天下之聽已  
處分王陶舊職出知陳州乃君臣大義卿其勿以為嫌

國之休戚卿當與朕共之言發於誠想宜知悉吳奎既  
復位邵亢更以為言上手札諭亢曰此無他欲起堅臥  
者爾堅臥者蓋指琦也案韓魏公家傳云陶既黜邵亢  
猶欲撼公上曰若不是他韓琦  
朕只是一皇親太保耳亢為道此言惶懼自悔時亢知開  
封府忠彥為府屬官屬亢為道上語如此意以蓋己之  
失陶為人雋利眉目疎秀美書翰惟性卞急色厲而內  
荏初事韓琦甚謹故琦深器之驟加拔用陰知上不悅  
執政之專既為中丞謀易置大臣虛次相以自擬陳薦  
密勸琦備陶琦不信陶果劾奏琦原注琦傳云英宗既  
立琦編羣臣姓名品  
題之以進然最所重者陶首加拔用後覺陶佞疎之及  
為御史中丞意猶不滿遂劾奏琦世益以知人為難按  
所稱覺陶佞不取初建東宮英宗命以蔡亢為詹事琦  
因薦陶文彥博私謂琦蓋止用亢琦不從遂竝用二人  
及琦為陶所攻彥博謂琦曰頗記除詹事時否琦大愧

日見事之晚真宜受撻紀事本末卷五十七原注此據

舊無二員或按太宗升儲林特張士遜二人竝兼詹事舊

無二員或按太宗升儲林特張士遜二人竝兼詹事舊

罷御史中丞為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奎位執政大位

中丞格手詔三日不載因由據五朝史例當從舊記

同知諫院請開經筵且講喪禮詔俟耐廟畢取旨紀事本末

卷五十三

癸酉司馬光始受御史中丞誥奏疏曰案傳家集有云

流清固其臣蒙陛下拔於眾臣之中委以風憲天下細

本則木茂小之事皆未足為陛下言之敢先以人君修心治國之

要為言此誠太平之原本也臣聞修心之要有三一曰

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姬煦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

教化育萬物養百姓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煩苛伺察

之謂也知道義識安危別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

武者非疆亢暴戾之謂也惟道所在斷之不疑姦不能

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故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

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

仁猶知穫而不能種也三者兼備則國治疆闕一焉則

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自生民以來未之或

改也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

夫人之才性各有所長官之職業各有所守自古得人

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龍各守一

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

也故人主誠能收采天下之英俊隨其所長而用之有

功者勸之以重賞有罪者威之以嚴刑譬之乘輕車駕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駁馬總其六轡奮其鞭策何往而不可至哉昔仁宗時  
 臣初諫官得上殿首曾敷奏此語先皇帝時臣曾進歷  
 年圖又以此語載之後序今幸遇陛下始初清明之政  
 虛心下問之際臣復以此語為先者誠以臣生平力學  
 所得至精至要盡在於是願陛下勿以為迂闊試加審  
 察若果無足取則臣無所用於聖世矣紀事本末卷五  
 平心之要三月治國之要三續宋編年資治通鑑載於治  
 疏論修心之要三月據云呂公著曰武事治國之要三  
 曰信賞曰必罰且曰臣嘗以此事獻仁宗其後以獻英  
 宗矣今又以此大旨略同長編卷二百九載司馬光為  
 是矣與此四六為辭下並未見此  
 是月知慶州蔡挺知渭州長編卷二百三十一熙寧五年  
 年四月神宗即位加天章閣待制徙知渭州建勳武堂  
 挺傳云神宗即位加天章閣待制徙知渭州建勳武堂

五日一教閱五伍為隊五隊為陣陣橫列三鼓而出之  
 並三日發箭復位又鼓之還隊槍刀齊出以步鼓節之為  
 擊刺狀四十步而復出射戰人馬皆教前一日將官點閱  
 伍為列四鼓而復出射戰人馬皆教前一日將官點閱  
 全備乃赴教再閱之隊中遇奇則別為隊出戰涇原路內  
 名為奇兵隱於隊中遇奇則別為隊出戰涇原路內  
 外皆七將及涇儀州左右策應將每皆馬步軍各十陣  
 分左各第一至五日閱一陣此其大也神宗甚善  
 法其

五月案錢氏四史朔閏御史臺官既被絀罰宰臣韓琦

曾公亮言臣等近以中丞王陶彈奏不過文德殿押班

先嘗面奏舊以前殿退晚及中書聚廳見客日有機事

商議故不及押班為歲已久即非始日臣等今檢詳唐

及五代會要每月凡九開延英則明其餘不坐之日宰

相須赴正衙押班及延英對宰相日未御內殿前令閣

門使傳宣放班則宰臣更不赴正衙押班明矣本朝自

祖宗以來繼日臨朝宰相奏事祥符初敕宰臣依故事  
赴文德殿押班當日似未曾討論故行之不久漸復隳  
廢緣中書朝退後議政動逾時刻若日赴文德殿押班  
則於機務當有妨滯欲乞下太常禮部詳定典故從之  
及司馬光爲中丞卽奏臣竊聞宰相復有文字乞下禮  
官詳定合與不合押班臣聞王者設官分職譬猶一體  
以宰相爲股肱以臺諫爲耳目固當同心協力以佐元  
首若各分彼我互爭勝負欲求其身之安何由可得近  
者御史中丞王陶請宰相依舊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  
若從其所請豈有後來紛紜乃堅執不行迭相激發遂  
至王陶語言過差今王陶既補外官宰相已赴押班臣  
謂朝廷可以無事矣而宰臣復有此奏萬一禮官有希

旨迎合者以爲宰相不合押班臺諫欲默而不言則朝

廷之儀遂成隳廢欲辨論是非則案傳家集此下有云

異是端無時休息也陛下新卽大位四方之人舉首傾

耳以觀大化而朝廷不聞肅雍濟濟之風數有變色紛

爭之醜臣竊爲陛下惜之案傳家集此下有云況今災

寡兵眾而不精冗費日滋公私困竭戎狄桀傲邊鄙無

備百姓流亡盜賊將起朝廷夙夜所憂宜以此數者爲

先而後伏望陛下特降聖旨令宰臣依國朝舊制押班

所有下禮院文字乞更不令詳定癸未上批自今宰臣

春分後遇辰初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

未退更不赴文德殿令御史臺設班前下太常禮院詳

定指揮更不施行既而司馬光又奏案傳家集云臣伏

準四日手詔今後宰相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  
辰初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止令

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放班餘日並依祥符

更不施臣竊見從來垂拱殿視事比至中書樞密院及

其餘臣僚奏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過辰初秋分以後少

有不過辰正自陛下御極以來惟近因服藥曾因辰牌

以前駕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後無

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也臣竊以為文德殿

為天子正衙宰臣為百僚師率百僚既在彼常朝則宰

臣理當押班斯乃前世舊規自祖宗以來未之或改

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若陛下以前已降手詔必欲

限時刻者即乞自春分後遇辰正牌上秋分後已牌上

竝依手詔施行案傳家集作依今猶庶幾此禮不至

遂廢乃詔春分秋分後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宰

臣更不過文德殿押班紀事本末卷五十七原注實錄

押班其後奏事有至日辰未下以故不復過殿習以為

常及王陶為中丞幼奏宰相違故事不恭於是百官至

已後數刻未退人厭苦之故有癸未之詔案長編卷二

常朝垂拱殿坐令御史臺一面放班再拜而退神宗

一故事不御前殿則宰相一日晏韓忠獻當國遇奏事退

初即位宰相奏事多至日著令王樂道為御史中丞

奏語過當坐謫陳州自此遂為定制

事至辰時未退一面放班遂為定制

丙戌翰林學士呂公著兼侍讀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朔閏考四月戊申朔無丙戌日十朝綱要編年備要五

月置寶文閣學士直學士待制以翰林學士呂公著知

制誥不載兼侍讀或為五月初九日上

脫五龍閣直學士韓維知穎州初王陶罷御史中丞

戊子龍閣直學士韓維知穎州初王陶罷御史中丞

為翰林學士維言宰相跋扈法所當治也御史中丞言

是則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中丞安得止罷臺職而已  
今為翰林學士是遷也陛下既不能辨明大臣使負惡  
名有不自安之意又使言者無名罷去疑惑遠方願廷  
對羣臣使是非兩判及御批吳奎罷參知政事遷一方  
知青州維以為奎素有學問敦篤持重可任以事擢參  
政大夫眾謂得人今才數月止因論事之際少失婉順  
便加斥逐進退大臣不當如此且執政罷免則為降黜  
今復遷官則為褒進理當竝行此與王陶罷中丞而加  
翰林學士何以異賞罰所以明天下之耳目豈可不謹  
乎陶既出維亦屢求外補案宋史韓維傳上還奎上從  
之未行改汝州原注日記云樂道之與長文闕也秉國  
熙甯二年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  
出命知穎州案宋史韓維傳數月召兼侍講判太常寺

兄絳在樞府力辭安石亦侍御史呂景通判濠州初景  
惡言保甲復使為開封府既罰金因言自臣入臺方踰兩月凡所論奏不敢阿附  
嘗言樞府兵柄方鎮帶之於體非便乞罷郭逵簽書并  
宣撫之任又宰相於文德殿立班乃祖宗舊制今既隳  
廢損國體又言王舉元四歲八遷蔡挺資淺用速夏倚  
超擢太優陳汝羲貪邪陰險不當召試不蒙施行蓋臣  
才識淺陋不能開悟聖心今王陶已降外郡而臣止從  
罰在臣之義豈敢苟安望罷臣言職顯加黜降三奏待  
罪故有是命紀事本末卷五十七案傳家集五月十二  
揮龍圖閣直學士韓維差知穎州侍御史呂景通  
通判未信否臣愚竊見韓維沈靜方雅於陛下與  
宮僚之中最有美譽今者無故稱病求出外人皆不知  
其故呂景通厚剛直於今言事之臣亦為難得其人  
身為臺官坐言事罰銅誠使羞辱難以立朝不若得  
竄之為快也然二人者皆陛下腹心耳目之良臣一且

俱從外補於二人甚為私便臣竊為陛下惜之伏望聖  
慈更賜詳度或且留之左右使拾遺補過誠有所裨益  
必若源不可留者其臺官乞更不舉人只於舊臺官呂大  
防郭源明馬默等數內斷自聖意選擇一人以補其闕  
所貴得質直之人王陶赴陳州上表謝到任凡數千  
言專詆毀執政曰臣預知孤忠必犯眾忌方權臣之久  
盛復眾黨之已深祿去王室者十年政在私門者三世  
言事忤意者決行斥逐立朝守正者公肆忌嫌聞手詔  
一出則遷怒以責人議山陵一費則懷忿而形色以直  
道事君者為大惡以顛心附己者為至忠又曰方幸幼  
君之足陵豈思天威之可畏又曰元台高臥而有要次  
輔效尤而愈悍夜取敕告於上閣藏在私家朝請宣召  
於御前押歸故府轉主心易於拳石奪君命輕若鴻毛  
昔真宗久疾丁謂弄權已去復留異時同惡尚猶再行

告病少挾正以為邪不敢便毀制書全無名而復位上  
素喜陶文往往成誦執政怒將請其罪司馬光言臣竊  
聞政府以王陶上表言詞狂妄恣為詆毀多過其實欲  
有數奏乞重加降責審或如此恐不可許何則自仁宗  
皇帝以來委政大臣宰輔之權誠為太重加以臺諫官  
被貶者多因指大臣之過失少因犯人主之顏色是威  
福之柄潛移於下方將奮乾剛之盛德伸元后之威斷  
收還利器以救其弊今者王陶肆其褊心失於詳審言  
語不密流布遠近雖實有罪然陶前者出知陳州陛下  
蓋以先帝梓宮在殯特為大臣屈意行之今若又以表  
文詆毀大臣重加責降臣恐人主之權益輕大臣之勢  
遂成興衰之機於此乎在不可不察也臣愚欲望陛下

於執政進呈王陶謝上表之際但諭以躁人之辭不足  
深罪前已左遷在外豈可更加貶責若其再三執奏陛  
下當正色語以王陶前作中丞譏切朕躬非無過當之  
言朕亦未嘗加怒欲以廣開言路豈可觸犯卿等則必  
欲再三責降方爲快意邪若又執意不已者陛下但不  
復應答彼當自退所以然者非以保全王陶蓋欲使其  
餘臣僚知陛下英武萬一他日大臣有欺罔朝廷爲大  
罪者羣臣敢言之耳凡此皆陛下聖智所能自知臣復  
屑屑盡言者誠荷陛下不世之恩貪於報效不復自顧  
形迹之嫌故也陶遂得免呂公著恐上惑陶說將復召  
之卽奏疏曰臣伏見自陛下卽位以來中外皆稱聖朝  
昨因王陶瀆亂天聽上下震駭尋已黜守外藩繼一露

奏表章歷詆近臣及論大臣不軌又漏洩上前密語陛  
下以其宮邸之舊嘗加眷遇兼謂出於一時狷忿特賜  
含容不加重譴陛下之恩德可謂至矣陶宜日夜循省  
咎愆以答上仁今聞復有章表長惡不悛如此乃是包  
藏禍心非特出於一時之狷忿也且以陛下之聰明至  
其指執政之得失數羣臣之長短固亦有然者矣若遂  
以爲大臣有不臣不軌之心則陛下眷念不置向後必  
須召用臣竊恐姦邪小人因奏對之際必有希合上旨  
蔽陶之罪謂其能忠直敢言伏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  
采天下之公論登用中立之士杜絕阿黨之原毋爲偏  
見邪說所惑則天下幸甚

紀事本末卷五十七案畢氏  
通鑑熙寧二年七月知梓州  
何郛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帝薄之後陶入爲三  
司使遷翰林學士中丞呂公著復論陶賦性傾邪當韓

琦秉政詔事無所不至及為中丞乃誣琦以不臣之迹

甲辰屯田員外郎張唐英為殿中侍御史裏行唐英雙

流人初英宗立上謹始書言為人後者為之子恐他日

有引定陶故事以惑聖聽者願杜其漸既而臺諫官相

次黜逐故王珪范鎮謂唐英有先見之明其薦之本紀事

也承五少受學於伯溫見錄云張唐英者天覺丞相蜀

通鑑後編云世熙甯初年春以英有先見之明其薦之本紀事

亭於其間者英初調穀城令縣圃植千株楊柳作柳

宗初立其間者英初調穀城令縣圃植千株楊柳作柳

六月閏案錢大昕四史朔庚申兵部員外郎直龍圖閣兼

侍讀學士王廣淵知齊州先是司馬光言案傳家集言

凡三篇第一劄子已刪於六月三日紀事本末所載其第

家集所載也然前劄子已刪於六月三日紀事本末所載其第

先於去邪陛下不知臣無以政使待罪憲府受任以來於

伏見直龍圖閣兼侍讀學士王廣淵以小人之質有

傾巧之材苟求進身無所不至外依政府內結近習

家集此致下有云數顯國家本以龍圖閣寵賢彥邇

年之閒致下有云數顯國家本以龍圖閣寵賢彥邇

傳家英待儒雅皆非廣淵所宜濫處云陛下即位以來

集補放黜中為邪以警羣臣者伏望陛下奮發乾斷首

於朝列之黜中為邪以警羣臣者伏望陛下奮發乾斷首

加斥逐奪去職名除一遠地監當亦足以醒天下之耳

目案傳家集所載言王廣淵第二劄子云臣近曾上言

除一遠地監當亦足以醒天下之耳

布聞海內陛下當差遣至宮邸豈未間指揮臣竊聞廣淵

述書曰任賢勿貳去邪與不肖尚容致疑若夫倚人

下若未廣淵之貳去邪與不肖尚容致疑若夫倚人

者邪之狀合則豈可復置之賢右所不能察是帝堯與

巧言令色苟不而孔遠之教淵以遠而感之矣夫堯與

非不言明也苟不而孔遠之教淵以遠而感之矣夫堯與

依臣前奏其王御史蔣之奇亦言廣淵人品庸凡天資

廣淵早賜黜逐王御史蔣之奇亦言廣淵人品庸凡天資

險譎先帝拔自常僚置之文館不思獻納忠規而乃肆  
為姦佞方擢用之際司馬光列章十上事寢不行愈自  
矜誇藩邸故舊入則結高居簡為內應出則與孫固為  
死交陛下大明初升四海皆照豈容魑魅尚在朝廷廣  
淵亦自請郡故有是命既而光又言案傳家集此為言  
也紀事本末亦節去前後據集中所載云臣前兩次  
上言王廣淵傾巧姦邪乞盡奪去職名與遠地監當  
聞廣淵案傳家集帶舊職知齊州仍賜章服如此乃是  
賞之非黜之也曷使廣淵自改京官以來謹身守分不  
為姦諂以至今日不過作第二任通判今所得乃如此  
豈可謂為姦諂無益哉案傳家集此下有云孔子稱唯  
所謂器也職名所謂名也二者皆無用之物然而天  
貴之者為其非賢才則不能得之故也唐宣宗重惜  
服不輕以與人製緋衣以備賜經年不過用三兩  
領故當時服緋賜者人以為貴夫名器譬如珠玉若使

之易得如瓦礫尚安足貴乎近歲兩次覃恩服緋紫者  
已為泛濫今又如陳鑄王廣淵輩皆賜章服是使今後  
受賜不以服者為榮也且陛下使廣淵出補外官必已知姦  
邪之迹也今又復以職名章服寵之是勸人使效廣淵  
所為也臣竊恐非國家之福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伏望  
淵職名并比來章服與遠地不聽廣淵入辭延和外殿  
上哀慟久之衛士皆感泣默記事本末卷五十八案王銍  
於潛邸及即位欲大用之威英神二朝外主其事莫不以  
又論宰相之執專權須收主官司馬君實言其姦邪不可  
之無如九乃反淵竟外出世徒知君實言其姦邪不可  
知宰相之免其後神宗則陰諷臺諫以逐人主親臣古  
神宗御批與膝發令諭繪言君實純直受人風旨之  
詐而云爾耳蓋廣淵被逐嘗言君實純直受人風旨之  
此說似誣耳卷一百八十八又卷二百四十六載增配  
辛未門長編卷一百八十八又卷二百四十六載增配

此說似誣耳  
卷一百八十八  
又卷二百四十六  
載增配



日李慶事可考案原文已佚東都事略馬默傳除知  
登州沙門島舊制則有定額幾何慶對一任殺七百餘人  
慶罷官入謁默上地狹徒隸其眾慶惶恐即日自殺  
默詰之則曰島上凡二條按其額者則選年深不作  
則取更定配島法多活者如馬君平軾起知登州父老  
奏請徙登州自是愛民得定額過蘇軾起知登州父老  
人移路曰公島政舊制有廷既額君平軾起知登州父老  
申於錄云沙門島舊制有廷既額君平軾起知登州父老  
馬默處厚知登州舊制有廷既額君平軾起知登州父老  
非朝廷之本也祖宗以來務加惠養比下寬恤之令  
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乞選年深可著為定制所不  
曰農天下之本也祖宗以來務加惠養比下寬恤之令  
賜蠲復之恩然而歷年於茲未極富盛閒因水旱頗致  
流離深維其故殆州縣差役仍重勞逸不均喜為浮冗  
之名不急之務以奪其時而害其財故也愁痛亡聊之  
聲上干和氣深可傷憫其令逐路轉運使遍牒轄下州  
軍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析以聞

先是三司使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重者衙  
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夫田產人恃以為生  
今竭力營為稍致豐足而役已及之欲望農人之加多  
曠土之加闢豈可得乎向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為衙  
前役者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也遂  
自經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  
此大逆人理所不忍聞又有鬻田產於官戶者田歸不  
役之家而役併增於本等戶其餘戕賊農民未易遽數  
欲望以所陳下哀痛之詔令中外臣庶悉具差役利害  
以聞委侍從臺省集議考驗古制裁定其當使力役無  
徧之害則農民知為生之利有樂業之心矣役法之議  
始於此紀事本末卷七十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韓絳言

始於此紀事本末卷七十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韓絳言

司馬光亦言自罷里正置鄉戶而民路愈困至於破  
家願詢謀以及天下使民休息遂詔逐路條具差集利  
害(案)再詔以九月具利上論在七月戊寅可考逐  
治平四年九月具利上論在七月戊寅可考逐路條具  
特下詔有遺親背郡義自求全者令中外臣積穀陳  
厚產至有遺親背郡義自求全者令中外臣積穀陳  
害委官詳定以間此誠堯舜之用心廢罷里正置鄉  
竊見頃歲國家以貧富不均苦里正之役心廢罷里  
正西鄉以上諸家業百貫亦闕於一應諸鄉重難勞  
乃立定補前行人數每貫亦闕於一應諸鄉重難勞  
者一戶補前行人數每貫亦闕於一應諸鄉重難勞  
又議者以爲一州之利所願各殊前所管官物法未  
而存產者正止爲一州之利所願各殊前所管官物法  
可有里正一人是廢其樂而存其苦也又里正每  
一分重難直遺無以事家業副直然均蓋由戶休  
一縣諸鄉混同爲一應副直然均蓋由戶休  
有物力人鄉戶常充正役自非家業淪落則充無  
期矣有司既賦不歸於貧者將安適矣借使今日  
知富者既賦不歸於貧者將安適矣借使今日

產直十萬者充衙前數年之後當十萬者盡則九萬  
當之矣九萬者充衙前數年之後當十萬者盡則九萬  
至困乏而不敢營生無所反矣故置鄉戶不衙前  
益困乏而不敢營生無所反矣故置鄉戶不衙前  
削月廢有減無增以此爲富而民之故皆言不疏乎  
於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疏乎  
欲多種富室多指抉以爲衙前矣況敢糧藏十匹之  
已聞其言怒焉傷心安有聖帝在上方無事而立法  
使民不其敢言怒焉傷心安有聖帝在上方無事而  
不使然後知之久若循不改日戶衙前之患在見其  
今然後知之久若循不改日戶衙前之患在見其  
望聖慈特降指揮下諸路州縣相度上件里正衙前  
鄉戶衙前各具利害聞奏隨其所便別立條法務令  
姓敢營生計則家害聞奏隨其所便別立條法務令  
給人足庶可矣陝西轉運司薛向言知青澗城種  
諤招西人朱陵最爲橫山得力酋長已給田十頃宅一  
區乞除一班行使誇示諸羌誘降橫山之眾詔增給田  
五頃(案)吳廣成西夏書事云徙橫山民於興州夏  
益思內附諫眾內附發其族帳徙之興州諸部懷土願望  
知青澗城神諤招之令凌舉眾降諤上聞給以田宅此

即其人否  
作朱陵未詳  
向在英宗時嘗獻西陲利害十五篇去冬  
又上疏陳禦邊五利一曰選將帥以制其衝二曰亟攻  
伐以罷其敵三曰省戍兵以實其力四曰絕利源以弊  
其國五曰惜經費以固其本選才謀居要害任權變廣  
招置募鄉導行反閒使其君臣攜貳自相屠戮用智而  
不用力所以制其衝也設先舉之策行淺攻之術諸路  
分據地勢犄角進兵聲援相及若首應尾使其備東北  
則擊西南狃以歲月勞於奔命所以罷其敵也東兵屯  
戍去逸就勞知虜情不習地勢坐糜廩食欲戰先北今  
若省之專任土兵減費重威所以實其力也罷其賜予  
禁其市易絕其鹽利設官致命杜衣食之源所以弊其  
國也今數道宿兵調度絃急稍失經畫則徒困良民而

無補國用宜鑒建康之失蠲倉卒之暴任公實之謀使  
府庫充物而農桑不殘士飽氣勇以攻則克以守則堅  
所以固其本也疏奏英宗稱善常置左右上見而奇之  
會邊臣多言橫山族長可招納者是日即召薛向入對  
密賜金五十兩及辭去又賜金凡向所陳計策上皆令  
勿語兩府自以手詔指揮樞密使文彥博等皆執不可  
宰相曾公亮獨贊之上先以向所上疏并西陲利害付  
文彥博令其可否條例錄進彥博奏云觀向之所陳大  
要有五案濬公集此下有云向所謂任將帥者朝廷何  
人固當如向所論使久其任必各成或得或否耳既得其  
數易雖得賢才使為將帥亦難責其成功所謂亟攻伐  
以罷其敵者一日先舉之策以謂先發制人故勝後發  
制於人故負故欲亟肆以罷之策以謂先發制人故勝後發  
之策其大旨欲招誘橫山部族團結熟戶之兵及義勇  
弓箭手之眾侵擾賊境使不甯居將自困弊此皆朝廷

素留西人兼韓琦上言慶曆初曾與范仲淹嘗建此議  
會尋已降款而止去歲樞密院令編進呈官類聚得兵自來未  
算精較實數去歲樞密院令編進呈官類聚得兵自來未  
嘗路諸師牽制之舉動必當其時去歲十月朝臣嘗置中  
降先帝無遺策然此舉動必當其時去歲十月朝臣嘗置中  
於先帝無遺策然此舉動必當其時去歲十月朝臣嘗置中  
納絕附王所不祚可果遂不猶恭順已宜輕當今容所謂渠招  
不絕附王所不祚可果遂不猶恭順已宜輕當今容所謂渠招  
省改圖兵自新復息民誓伏之幸廓天言是量霽雷雲之怒  
可力不講其議安邊一息民誓伏之幸廓天言是量霽雷雲之怒  
其損虛者持其要欲勝省東兵有朝之疲輒以計較兵之精  
留精皆為有持其要欲勝省東兵有朝之疲輒以計較兵之精  
衛國謂朝廷亦賜省兵實力之依法料簡兼去歲利源以親  
歲賜和當絕之諒祚上三策不待論而利害可知所謂惜  
阻命自當絕之諒祚上三策不待論而利害可知所謂惜  
經費案濬固公集此四字有者此乃方今至切之務最要講  
求兵濬固公集此四字有者此乃方今至切之務最要講

何欲不可今之言者不計國用之豐寡而欲輕舉妄動  
為國生事者多矣惟朝廷審用力不能善其後向又以調  
不費苟一力屈而財殫雖有智尤為切當莫知向云自寶  
息不用人未以康定為鑿其言然亦公集此下有其然謀攻料  
所極天下困弊終無尺寸騷然之功亦公集此下有其然謀攻料  
元初守官陝右出入兵閒又案濬公集此下有其然謀攻料  
年目覩心計固宜詳悉言誠有倫理六字有然謀攻料  
敵老將所難兵者大事不可輕言古人論兵至慎至重  
案濬公集此下有其然謀攻料  
山如反掌捕西賊若設置掩免  
輕誠願慎之重之卷八十三末  
是月內侍省押班文思副使王昭明罷環慶路駐泊兵  
馬鈐轄供備庫副使帶御器械李若愚罷涇原路駐泊  
兵馬鈐轄西京左藏庫副使梁實罷秦鳳路管句蕃部  
公事韓則順罷鄜延路管句蕃部公事  
元長編卷二百三月丙

元長編卷二百三月丙



殿崇班以上即須出外蓋以日月寢久官資稍高則防  
其憑恃威靈竊弄權柄遠鑒漢唐之禍深為子孫之慮  
故也陛下即位之初內臣以覃恩遷官者盡補外職獨  
留御藥院四人天下首以此一事譏陛下之失況居簡  
於眾人之中最為狡猾案傳家集此下有云陛下特加  
聖德臣職在糾繩不敢不言伏望遵祖宗舊典應句當御藥院官至  
崇班以上者盡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簡乞遠加竄逐  
以解天下之惑案傳家集此下有云陛下特加  
曾上言昔周御藥院高居簡第二劄子第三劄  
蒙施行昔周公以立政戒成王至虎賁衣趣馬小尹  
左右攜僕百司庶府亦皆擇人穆又曰慎簡乃僚無以  
曰昔在文武侍御僕從士匪正人厥后克正僕僚無以  
巧言令色便媚其性吉士僕臣正人厥后克正僕僚無以  
后自聖自色便媚其性吉士僕臣正人厥后克正僕僚無以  
惡興衰於此乎逸豫之明生王雖左下居簡者且夕常在左右  
惡興衰於此乎逸豫之明生王雖左下居簡者且夕常在左右

又寵而信之此乃異日禍亂之根腹心之疾也臣職在  
去邪不取不崇班以上者盡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簡乞遠加竄逐  
御藥院三官至崇班以上者盡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簡乞遠加竄逐  
竄居簡工朝已善乞遠加竄逐  
高居簡工朝已善乞遠加竄逐  
簡居簡工朝已善乞遠加竄逐  
意居簡工朝已善乞遠加竄逐  
過於先帝之時多端先自結於陛下使陛下不憤懣深為陛下  
可勝數內侍之簡堅擇而用之何可以備陛下之望舊典慈取  
譏官獨保陛下足居簡堅擇而用之何可以備陛下之望舊典慈取  
諫官獨保陛下足居簡堅擇而用之何可以備陛下之望舊典慈取  
內殿崇班以眾心其餘當御藥院所司治其罪以彰制官至公  
授以殿崇班以眾心其餘當御藥院所司治其罪以彰制官至公  
有刪節據外差遣又言案此劄子也紀事於前高居簡均  
高居簡據外差遣又言案此劄子也紀事於前高居簡均  
德之累乞治其罪簡以下何道結陛下密院施行之深也未  
簡所能止於讒佞者不過巧言令色希意迎合快人  
主之欲以市其權使人主溺於荒晏而不自知也讒者

不過離人君臣閒人骨肉惑人主之心以固其恩使人  
 主陷於傾危而不自寤也有是二者又可近乎案傳家  
 有云使陛下即位歲久功業已成而有讒佞之臣始  
 得幸天下初承大統當銳精求治之時而遠留居簡於左  
 也況今寵信根蒂已牢則異日之憂可勝道哉案傳家  
 右仍加死而或聞陛下欲待居簡自求引退案傳家  
 以不當力爭者也案傳家  
 必當去然臣誠驚愚未曉所謂若國之大臣耆年有德聞  
 後遣去案傳家  
 望素高一旦偶有小失未為外人所知陛下務存終始  
 使自引去以全其名則可矣案傳家  
 若案傳家居簡閨闈小臣罪盈惡積所宜肆諸市朝宣  
 示中外以戒儉人而尚足為之隱乎案傳家  
 有且居簡案傳家  
 耳目庸庸可蔽乎凡居簡所遠近陛下今日雖為之隱  
 乎伏望陛下盡出羣臣前後所離去左右豈肯自陳求  
 乎

所司明治其罪以彰至公之道集中又載言高居簡第  
 五上殿知臣不肖使待罪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句無  
 陛下蒙省錄臣實無顏尚居簡為忠良則臣為下先帝  
 御藥院高居簡臣實無顏尚居簡為忠良則臣為下先帝  
 取居簡難兩留邪若守官師十有承除一月外任差遣  
 則勢難兩留邪若守官師十有承除一月外任差遣  
 簡乞外集於第一聖慈罷臣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句無  
 陳乞外集於第一聖慈罷臣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句無  
 案以第一聖慈罷臣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句無  
 事以第一聖慈罷臣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句無  
 丑朔下寅乃當五日罷臣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句無  
 割子下寅乃當五日罷臣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句無  
 日子上寅乃當五日罷臣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句無  
 編年資治通鑑於熙寧二年綴載於此馬光論內臣高  
 姦邪一乞遠竄章五上惟察詔用之從知郭昭選避之  
 客非罪萬人言遠竄章五上惟察詔用之從知郭昭選避之  
 言為罪萬人言遠竄章五上惟察詔用之從知郭昭選避之  
 人以為罪萬人言遠竄章五上惟察詔用之從知郭昭選避之  
 必以舊文為腹心耳目謂之草創步官無郭昭選避之  
 祗候在熙寧二年殊職豈可劾高郭昭選避之  
 鑑載於熙寧二年殊職豈可劾高郭昭選避之  
 集俱載於熙寧二年殊職豈可劾高郭昭選避之  
 選事移載於熙寧二年殊職豈可劾高郭昭選避之  
 據傳家集附錄之編年資治通鑑昭選郭昭選避之

下不魁柄須決之聖心昌王亦不當關預陛下亦不  
等可陛告昌王入言得此特旨未友至官爵亦不  
所因昭選等入言得此特旨未友至官爵亦不  
楚有昭選等入言得此特旨未友至官爵亦不  
而北轅也今臣爵慢其區祇候言賜寢貼黃或如  
保乃輕其官爵慢其區祇候言賜寢貼黃或如  
閒而命之相繼是罪不賞也初明著如高而昭選  
賤者致治之美職是官受也初明著如高而昭選  
三除御史中丞初於東宮之日首以官與親者至  
昨不書宮謂餘吏卒則賢才乃敢妄有極地可斷  
此不書宮謂餘吏卒則賢才乃敢妄有極地可斷  
況東宮謂餘吏卒則賢才乃敢妄有極地可斷  
不祖宗所功以養賢才乃敢妄有極地可斷  
省行其功以養賢才乃敢妄有極地可斷  
班有宗所功以養賢才乃敢妄有極地可斷  
吏一何功以養賢才乃敢妄有極地可斷  
考之概超遷陰未言隨龍以司昭選之踵徒得自  
哉乃遭擢左不得已而然也自後嗣君守承平之  
初必拔擢左不得已而然也自後嗣君守承平之  
眾言藉藉頗謂郭選等四人創天步尚艱並除宗門  
昇時直省官郭選等四人創天步尚艱並除宗門  
昇時直省官郭選等四人創天步尚艱並除宗門

從如明帝不許賜錢十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十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彼為其子猶不受其殃况為他事乎詔中外臣庶限一月  
條陳差役利害以聞月紀事本末此詔又立一月限也  
壬午司馬光對延和殿又極言高居簡上曰祔廟畢自  
當去光曰閨闈小臣何繫山陵先後彼知當去而置肘  
腋尤非所宜舜去四凶不為不忠仁宗貶丁謂不為不  
孝上命留劄子光請以付樞密院上從之卷五十八  
癸巳高居簡為供備庫使罷御藥院司馬光屢劾居簡  
上雖以章付樞密院猶未施行光言與居簡難兩留求  
外郡請對呂公弼曰光今日必決去就時光立殿下上  
指之曰已來矣公弼曰陛下欲留居簡必逐光欲留光  
必逐居簡居簡內臣光中丞願擇其重者上曰今當如



何公弼曰罷其御藥優遷一官可矣上命與供備曰光

得毋復爭公弼曰待光上殿但諭以居簡已出矣光必

自止上從之光因曰凡左右之人不須才智但令謹樸

小心不為過斯可矣紀事本末卷五十八案編年備要

御藥院宋史高居簡傳云歷領龍圖天章寶文閣善迎合

取容中丞司馬光亦言其久處近職辜惡已多祖宗舊

制幹當御藥司馬光亦言其久處近職辜惡已多祖宗舊

乙未著作佐郎三司檢法官呂惠卿編校集賢院書籍

惠卿南安人與王安石雅相好安石薦其才於曾公亮

公亮遂舉惠卿館職紀事本末卷六十一案畢

己丑龍圖閣直學士趙抃天章閣待制陳薦同詳定中

外臣庶所言差役利害紀事本末卷七十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肅武宣明堂奉英宗祀案宋

史本紀辛卯告英宗憲文肅武宣明堂奉英宗祀案宋

宗廟社稷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本朝典禮循唐

月庚辰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本朝典禮循唐

之舊真宗仁宗皆祀於明堂以配上帝今季

秋大饗明宗仁宗皆祀於明堂以配上帝今季

又宇文之邵致仕先是大行皇帝配上帝今季

司官而歸薄又高價使縣配邵為曲水縣令依

罷而卒司馬光曰吾聞志不報乃致其仕屏居道不

年而富貴如土芥今於文之邵見之故祿宋史如錙銖道不

丙午文州曲水縣令於文之邵見之故祿宋史如錙銖道不

通鑑云是月丁丑朔則上書曰吾已在上書指陳得失據氏

允致仕然奏不丑朔則上書曰吾已在上書指陳得失據氏

宋編年資治通鑑其書云然致仕不丑朔則上書曰吾已在上書指陳得失據氏

疆之邵書見資治通鑑其書云然致仕不丑朔則上書曰吾已在上書指陳得失據氏

初九日業詔求闕失闕書云然致仕不丑朔則上書曰吾已在上書指陳得失據氏

終吉民之閑以望亡九處者湯既在人君繼統之始保

此安危之閑以望亡九處者湯既在人君繼統之始保

以見厥祖戒之不可不慎也昔湯既在人君繼統之始保

厥命惟厥祖戒之不可不慎也昔湯既在人君繼統之始保

矣宋之有國百有餘年陛下為德罔不在初伊尹奉太甲

進為又敵至各邊之百而沒慶至幾待寮致之少日患者致不  
軍我將之賊有城來餘我而麻大風士而仕壤者峻不有聽  
直有覆眾又所一也寨兵功閒順教之猶著塞增猶能辭事則  
擣也當已守面大分常不緣廟之意不於其齒有塞三君去  
其乎觀其去不受則屯分成邊堂美示知合一以假之公不之  
巢臣今鋒今可敵六堡也者之無少之止矣穴希名耳而聽其  
穴知其勢慶常集所軍則路下不算於至甚患穴仕以防人必於  
乎其麻以眾與衙頭我亡慮然者無歲實也之蕩匿號格者杖君  
臣不能之合寡不戰一兵慮二乎其年將祚衣下盍令於能晚之來進有要  
又知也深失兵擊敵者時俱多而萬患國臣猖獗者稍於門止祿哀以日門脫年  
其不能賀今我則無幾發而散而二於大為朝八人其弊以今之干甚國冕七  
能如蘭不散乞師而告城則在二虜三兵三廷萬眾重隆示限隄寵拒家而十  
計朝復前而急常救之兵寇也州常將憂眾重隆示限隄寵拒家而十  
之舉四則後以兵不纜又掠賊二合淪之突庶於百年防祿之直行而

閉爵宅具而思敢於節化政吏可過給民計尤京可見宗武述  
門厚其一都所肩軌而可而蠲救一以終不為東不於之太其  
而其任加下以隨制以興召苛矣倍質非過彫蝗畏堂廟宗所  
不禮以過亦澄孰勢也乖虐陸此驗計多蔽去則庶文之  
納命允絕少源謂聲利京怨之下有餘豐願爵竊野歲見政真難  
者惟清凡為之王亂離師之政又餘資歲令以恐穀以於立宗難  
有恐議侍之法者色合者氣罷者無躬者引亦其災入蒲踊干杆見畏夜  
踰其古從厲以之盈器諸夏舉名引樂所之仕之貴里之五天危  
垣去之輔禁禮都溢皿夏更之咎樂為貨郡之盜重不間聖克栗  
而也求弼滌節而耳衣服本革費寬而通許流或山近日前仁勤  
避而賢慎薄磨一巷於今如勦此民出死官者度宵陵者天行宗負  
者有數簡修之切至中麗紳則之宮之為舉僧以之役旬遠斯於大思  
臣三路以絜弊臣於此父車之天役女眾治息以之奪憂京西者言側慈太  
諫聘以取方淫下此父車之天役女眾治息以之奪憂京西者言側慈太  
於而不之嚴瀆崇獎願兄宮不所哀壑其下可為西者言側慈太  
君顧寵之敗獎願兄宮不所哀壑其下可為西者言側慈太  
而者以臣教敦陛弟室廟塞以斂之息戶耕今民河天坐仁祖  
三有好俾之厚下不過名王蠹之命不官之之力北不則英之



各謀故老則恐懼修省習而成性矣臣誠私憂過計  
三載變除之後永厚陵土漸乾而陛下憂悼之心又  
已衰殺龍衰冕玉几日有靡曼之色耳有要妙之  
聲凡所以娛意者畢奏於前自非信道之深孰得而  
禦哉老子曰塞其兌閉其門  
終身不勤正在於今日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一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

英宗

治平四年八月

案宋史八月丁未朔太白晝見

甲辰司

馬光言臣竊聞陛下好令內臣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

能否臣愚竊以為非也

案傳家集非也作非宜

陛下內有兩府兩

制臺諫外有提轉牧守皆腹心耳目股肱之臣也陛下

誠能精擇其人使之各舉其職薦舉賢能糾案姦慝論

政事得失述民間利病皆令列於奏牘明白啟陳其有

尸祿偷安及挾私欺罔者小則罷黜大則誅竄誰敢不

盡公竭誠以承休德如此則天下之事猶一堂之上陛

下何患於不知哉今深處九重之內詢於近習之小臣

采道聽塗說之言納曲躬附耳之奏不驗其虛實即行



人可密奏來臣以非才誤受陛下聖知擢為御史中丞

惟懼曠職孤忝大恩每與賓客語言無不詢訪時事稍

有毫髮裨益盛德率皆奏陳此事臣所以有此論述

前非止一人誠恐玷累公朝所以有此論述

有無此事惟陛下可以知之臣在闕門之外何由知其

虛實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為戒若其無有臣敢避

妄言之罪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但外人有此議論臣不

幸光蓋得之孫永亦嘗以為言上曰舜臣本隸温成

閣先帝常言其不才昨閱邊臣姓名舜臣在其中朕自

黜之非緣中正也卷紀事本末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八月京師地震上謂輔臣曰

地震何祥也曾公亮曰天裂陽不足地震陰有餘上

日誰為陰公亮曰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小人者

君子之陰皆宜戒之吳奎曰但為小人黨盛矣上不

懌案宋史本紀八月陵案十朝綱要宋史本紀癸酉日

又葬英宗於永厚陵案十七日葬永厚陵謚曰憲文

肅武宣孝廟號英宗李攸宋朝事實卷十三云英宗

梓宮至永厚陵館於席屋從韓公下視宮有正殿置

龍輦後置御座影殿置御人容所居其東有神帛後

數事齋殿旁皆守殿西副使所居儀仗前導御容大

使靈駕至儀仗轉趨殿西殿中儀仗相宜梓宮

輿御龍輦至儀仗轉趨殿西殿中儀仗相宜梓宮

等置於外各殿方輅司天監處之兵士各執儀仗

分屯鞏縣偃師承安命董處之兵士各執儀仗

原合抱三陵在青龍山下其西白虎角謂之鵠臺

太室也少室西俗謂之冠子山陵前闕角謂之鵠臺

門側臺曰乳臺高八尺層高五尺石椁長一丈闊二

十步卷四重共深七尺蓋條石各長一丈闊二丈其

深闊一丈八尺自平地至深六尺三寸長八丈闊三

七十尺過七人而六寸事深六尺三寸長八丈闊三

人不過七人而六寸事深六尺三寸長八丈闊三

冠別及地輻祝人七深十鑿十門太原分等輿使廚數龍梓肅

續錢然後設冊實通然漆鏡閉柏門置道遙於麓巷  
闔石門闕其闕之內司徒復土於內插畢匐而中  
鎖其門乃投以鑰於內司排防累石以塞門實隧於  
以鐵索乃設掩皇堂祭於隧外哭又於陵人易吉  
乃易凶服俟浴虞不至哭次道日唐室請陵但置香  
服五使前宗之虞不哭曾不能改齋漫錄卷十三  
注云仁宗之故也吳役不此歐陽文忠曰上  
設食供英宗山陵之役不能比嘉祐十  
之日非上旨帝之志天能如此以朕為不孝  
云朕成先帝之志天能如此以朕為不孝

九月 閏案錢大昕四子朔 壬午奉安八室帝后神主奏告

太廟 祧藏 僖祖及文懿皇后神主西夾室癸未徧告天

地社稷宗廟宮觀甲申上齋於垂拱殿乙酉祔英宗太

廟上步導神主出至宣德門羣臣奉慰如典禮罷僖祖

諱及文懿皇后忌日 長編卷二百十四 熙寧六年從安

原注 壬午奉安八室云云 禧祖宋史本紀乙酉祔英宗神

通鑑云九月 禧祖宋史本紀乙酉祔英宗神

主於太廟 樂日大英之舞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 連書故  
禮部言 主嘉祐 詔書 定太廟 七世八室 依唐制 請以  
皇帝神主 祔第 八室 僖祖 文懿 皇 后 主 依 唐 故 事 祔  
於西夾室 以 待 禘 祫 三 仁 宗 而 上 至 順 祖 立 以 升 殿  
攸 宋 朝 事 實 卷 十 禘 祫 三 仁 宗 而 上 至 順 祖 立 以 升 殿  
上 自 東 南 來 登 哭 奠 拜 降 就 幄 宗 正 卿 告 遷 酌 獻 畢 虞  
主 乘 輿 出 兩 府 前 導 上 步 從 止 宣 德 門 乘 輿 入 就 幄 題  
面 再 拜 辭 是 日 早 拜 祝 於 栗 主 外 虞 主 廟 門 西 幄 入 就 幄 題  
時 百 官 又 立 於 西 殿 庭 內 臣 稱 英 宗 迎 栗 主 置 於 中 庭 之  
禱 子 官 於 西 殿 庭 內 臣 稱 英 宗 迎 栗 主 置 於 中 庭 之  
帝 祔 廟 內 臣 稱 英 宗 迎 栗 主 置 於 中 庭 之  
東 壁 下 少 頃 詣 奉 主 於 腰 輿 伏 稱 英 宗 迎 栗 主 置 於 中 庭 之  
之 儀 畢 以 常 禮 奉 主 於 腰 輿 伏 稱 英 宗 迎 栗 主 置 於 中 庭 之  
實 卷 六 於 西 夾 室 今 具 祖 之 禮 如 右 臣 等 謹 按 禮 記  
主 祧 藏 於 西 夾 室 今 具 祖 之 禮 如 右 臣 等 謹 按 禮 記  
檀弓 云 舍 故 而 諱 新 注 謂 高 祖 之 禮 如 右 臣 等 謹 按 禮 記  
永徽 二 年 左 僕 射 于 志 甯 言 上 遷 禮 舍 故 而 諱 新 注 謂 高 祖 之 禮 如 右 臣 等 謹 按 禮 記  
親 盡 之 祖 今 宏 射 于 志 甯 言 上 遷 禮 舍 故 而 諱 新 注 謂 高 祖 之 禮 如 右 臣 等 謹 按 禮 記  
戊戌 制 誥 知 江甯 府 王 安 石 為 翰 林 學 士 安 石 既 受  
命 知 江甯 上 將 復 召 用 之 嘗 謂 吳 奎 曰 安 石 真 翰 林 學





民無不蕭然苦於科斂自其始叛以至於納款纒五年耳  
且天無不肖然苦於科斂自其始叛以至於納款纒五年耳  
與得已凡二五萬豈復仁其宗屈已賜以至誓納款纒五年耳  
不驚擾也民之縱然者十萬豈復仁其宗屈已賜以至誓納款纒五年耳  
戶臣以圖之民之猶可也誠能奉貢未敢顯節而功可賞哉計  
叛之兵言之猶可也誠能奉貢未敢顯節而功可賞哉計  
者與生民之苦此而始也其討王成敗未可知諸侯臣之恐邊  
之興撫之民是苦諸侯此而始也其討王成敗未可知諸侯臣之恐邊  
服則城之掠吏民其春朝德與之莫不率從去歲則討之攻  
大順也今朝吏民其春朝德與之莫不率從去歲則討之攻  
能討也而誘其叛臣赦其罪與之莫不率從去歲則討之攻  
獻又從義賞將安在激乎其心賜物受其時至者不納其貢  
服也何陋為不賞將安在激乎其心賜物受其時至者不納其貢  
彼臣何陋為不賞將安在激乎其心賜物受其時至者不納其貢  
也何陋為不賞將安在激乎其心賜物受其時至者不納其貢  
之富而效其小可竊為特我閭閻小人之語非欲知彼誘我而  
謀之也豈久可復所納不逞之財以相報邪已聞財己以天家  
其中國之日固久可復所納不逞之財以相報邪已聞財己以天家  
其人毒之亦足常為有據關中之人以為報邪已聞財己以天家  
大經西事也亦足常為有據關中之人以為報邪已聞財己以天家  
當此之際陛下深懷二邊吏敦信誓保分界嚴守備明斥也

以掛循亡叛專為先斥後防其後速詔邊臣務敦大  
信勿納兵穀有餘也臣請進謀者但言其利不言其害  
熟中伐罪不為晚也則習射者其害雖逆是意願陛下  
奉辭家集此略賜周覽與進謀者其害雖逆是意願陛下  
案傳加棄置為兒童則習射者其害雖逆是意願陛下  
勿遽之義禮自樂為兒童則習射者其害雖逆是意願陛下  
戎狄仁義禮自樂為兒童則習射者其害雖逆是意願陛下  
嘗習於民所兵善忍之能為也受辛苦樂戰相尚而病終此  
民國與之民所兵善忍之能為也受辛苦樂戰相尚而病終此  
之殊與之民所兵善忍之能為也受辛苦樂戰相尚而病終此  
而三句逆命校力未宗能保其必勝也與之國而三舜禹之德則恥  
北取河東南頓所圍七地不火食而朝以年乃之漢高祖苗地  
雨天新平民收頓所圍七地不火食而朝以年乃之漢高祖苗地  
寶文為陝西轉運使當計是策之時繼遷背誕太宗謀臣如武  
遠軍卒不克發關中其民計是策之時繼遷背誕太宗謀臣如武  
野號哭滿道抄略及經沙磧飢渴死酸鼻及真宗骨及清  
會繼遷為羅潘老至殺訖宗因洗滌其罪四餘撫其孤即  
侵不節使長關中戶地滋息於農桑豐道由是十觀征不  
邊與懷柔中既竭延及四方東自海岱南踰江淮占籍之供  
役關中既竭延及四方東自海岱南踰江淮占籍之供



將帥既選軍法既立士卒既練器械既精然後為陛下之所欲為復靈夏取瓜沙平幽薊收蔚朔無不可也

信集此下有詭辭臣今恐八者未得其降者數百而虜騎大至

覆軍殺將邊城盡閉使朝廷下為困如康定慶麻之尊其時已

而卒無財以救其然後忍恥為損也卑辭以論斯乃國聖

以悅事增其危所繫非特邊境之憂而已願陛下深留聖

意勿為後悔乃天闕之境建衛霍甘陳之功皆實能為國

家虛辭大言一拓土闕或聖聰欲凡邊境有官但利口長

舌家辭大言一拓土闕或聖聰欲凡邊境有官但利口長

官士卒受賞無事則上豈可寂寂無因敵倖此乃人臣之

利非臣光昧死再拜上疏不寂寂無因敵倖此乃人臣之

曰輕呢噀側事司馬光笑由知之且言光忿躁欲加重

責始有復還翰林之議三紀事本末卷五十八又卷九十月

事改翰林學士在癸卯日御史月中丞改翰林學士乃二紀

至日也始議始於二十日也韓琦數

因入對求罷相其案徐乾學陶鑑後編云琦立三公亮因力薦

王安石以間琦復因稱疾去帝不許更不可奪矣方平

琦又疏有帝夜召張方平議且復琦志不可奪矣方平

遂建議以兩鎮節鉞且復琦志不可奪矣方平

傳云九處毋得受公復入對至面陳不召已時公

亦力請如此前遂出四方視事一入對面陳不召已時公

日自請唐如遂入對面陳不召已時公

皆得請禮國仁宗得此昭陵復之而先帝尚進藥已求罷

域固廟禮成乃發明政以恢去祖太宗光烈之

時固廟禮成乃發明政以恢去祖太宗光烈之

甚夙夜不能自安此相未如臣書事無妨賢之

政不舉而臣故疾嬰纏去者時望益衰於前此臣

故臣為山陵使若世然不能避去之四也臣負此四當去



永康今許卿暫臨藩服且虛上宰之位以待卿還

辛丑特授琦守司空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判相

州案大傳云乃降制特授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揚

等使判相州軍長史淮南節度使揚州管內觀察處置營

亮節封四相戶軍州事同羣牧兼管勸農使加食邑一

命主者施行又賜散官勳封如故師擢忠彥為祕閣校理

是日琦入對上諭琦曰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上

遂泣下琦亦感激稱謝曰年紀事本末卷六十三案續宋編

以上琦守司空兼侍中去今日已降制矣薛應旂宋元通鑑

對帝泣曰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則然卿去誰屬

國者則安石何如琦對曰安石為翰林則然卿去誰屬

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空兼侍中鎮安武勝軍節度使

命正韓琦圖宣昭賢重御審名器之大防眷予宗臣特崇異

以表琦圖宣昭賢重御審名器之大防眷予宗臣特崇異

官則琦圖宣昭賢重御審名器之大防眷予宗臣特崇異

而弗處實有體備四業熙之亮和社稷難奪增寵上階之

命正韓琦圖宣昭賢重御審名器之大防眷予宗臣特崇異

案家

此

輔

良

願

之

願

願

願

願

願

願

願

願

願

願

願

慶聞免不典職食節謝幸照新藩而閏伏昔所覬之辭檢第寵  
麻援於圖之隳實度除乞之政故增有臣郝孤之處臣震降師兼臣某免  
之助竄翰特功封使使骸明政負里不媿主忠罷內某駭批侍某免  
始之言奮之顧副兩司判免危乘不媿主忠罷內某駭批侍某免  
已擢仁命進人宵具表檢州表之盡傷優遇駢錫徽繁心拜雖榮外殊  
貳宗疆身言衣之辭免太師兼侍言臣近任之慈伏望皇器假於人必仁  
於皇樞機嘉祐之以孤忠進謂登於宰輔俄  
慶聞免不典職食節謝幸照新藩而閏伏昔所覬之辭檢第寵  
麻援於圖之隳實度除乞之政故增有臣郝孤之處臣震降師兼臣某免  
之助竄翰特功封使使骸明政負里不媿主忠罷內某駭批侍某免  
始之言奮之顧副兩司判免危乘不媿主忠罷內某駭批侍某免  
已擢仁命進人宵具表檢州表之盡傷優遇駢錫徽繁心拜雖榮外殊  
貳宗疆身言衣之辭免太師兼侍言臣近任之慈伏望皇器假於人必仁  
於皇樞機嘉祐之以孤忠進謂登於宰輔俄

膺冢任益荷殊知當社稷之安豈顧家人之樂然萬微  
遭會一紀妨賢為疾國持平敢自私於輕重人樂嗣  
多務於愛憎加疾疹之蒙皇帝若形念犬馬之勉  
難免於上印之宜伏再蒙三帝請亟垂開之音易  
之日禮陳明為照不罪之重既疏准海敢不封之  
官剖符松社舊叨高牙之甚今古疇借敢策以當  
仍襲貂蟬之社舊叨高牙之甚今古疇借敢策以當  
興泯真懷於內叨高牙之甚今古疇借敢策以當  
益壯授心至於廉節而後守已免冊之責惟云策以當  
命特禮冊臣准南度使守已免冊之責惟云策以當  
司備於禮冊臣准南度使守已免冊之責惟云策以當  
重煩於禮冊臣准南度使守已免冊之責惟云策以當  
懇避於禮冊臣准南度使守已免冊之責惟云策以當  
萬乘居尊敢非常申救所司亟停異數庶少安於  
重顧那尊敢非常申救所司亟停異數庶少安於  
惟知全荷典之非常申救所司亟停異數庶少安於  
於矜全荷典之非常申救所司亟停異數庶少安於

壬寅司馬光對延和殿言趙諒祚稱臣奉貢不當誘其  
叛臣以興邊事殿案傳家集載此奏疏為言西夏橫山  
七日是月丙子朔壬寅子寅乃二集此乃治平四年九月  
申差二日且以興邊事句下有云未審聖意以為如何

臣之所言非謂諫祚無罪不可討也又非能保其不叛也但以下察臣所言今日內政未修不可遠謀外事故也伏望陛下察臣法所練士卒不能復大械然後觀四夷之變亂者取將帥立軍法練士卒不能復大械然後觀四夷之變亂者取之亡者海之何患不能復大械然後觀四夷之變亂者取禹之故迹雪祖宗之宿憤也上曰此外人妄傳耳無之光曰外人言楊定高遵裕薛向王种建是策上曰數人者皆習邊事但使安集熟戶耳光曰王种多詭詐嘗嗾羌叛而招之以為功今以其策用之正如趙之將括耳且陛下知薛向之為人否上曰知之光曰以為端方以為險巧上曰固非端方士也但以其知錢穀及邊事光曰錢穀誠知之河朔見錢鈔至今為利邊事則未可知也紀事本末卷五十一又言案傳家集此為言張方平與紀事均差二卷八十三又言案傳家集此為言張方平與紀見陛下用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參知政事方平文章之外案集此下有姦邪貪猥案集此下有

國安危苟非其人為害不細臣職在糾繩不上曰有何敢塞默伏望聖慈追寢方平新命以協輿論實狀光曰言之但皆在赦前又審諦者不敢言請以臣所目見者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眾言輒紛紛非朝廷好事光曰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堯難之況陛下新即位萬一用一姦邪若臺諫循默不言陛下從何知之此非為好事也上曰卿何不言郭達光曰言者已多何待於臣若其才也臣安敢與人朋黨言事乎上曰達內行不修光曰此讒人之言也欲以曖昧之事中傷之使人喑鳴無以自明亦猶蔣之奇言歐陽修者願陛下但察達之才不才而進退之勿信讒言也上曰吳奎附宰相否光曰不知也上曰奎有罪否光曰奎以下原但士論與奎而不與陶上曰結宰相與結人主孰為賢光

曰結宰相為姦邪然希意迎合觀人主趨而順之者亦  
姦邪也上曰兩府孰可留孰可用光曰此乃陛下威權  
所當采擇小臣豈敢與聞然居易以俟命者君子也由  
徑以求進者小人也陛下用人當用君子不當用小人

也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癸卯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兼

侍讀學士紀事本末卷五十八

士救云竊惟前代隆名之史中丞改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  
理者乎東京則開華光之筵北朝則盛露門之學逮至  
有唐故事尤盛而治之權法思得通經蹈道承列聖之  
夙夜惟念所以立治之權法思得通經蹈道承列聖之  
明未始云獲朝散大夫權御史中丞充點檢使司馬光  
河南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司馬光  
體常守正有求福不吾之操而深於史家之學能以爾  
亂興壞之迹可以鮮以增吾之明而發吾之術也而中  
久廢風憲之任鮮以增吾之明而發吾之術也而中  
憐然今將做延英之席紹甘盤之業是用還爾禁林之甚

職復兼進讀之選親侍帷幄日談誼訓倍朕之益豈不  
大哉往祗茂恩宜體誠意可特授依前右諫議大夫充  
翰林學士知制誥 滕甫為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紀

散官勳封賜如故

是月中書樞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

賞功而密院降約束案趙明與西人戰見長編卷五

修堡寨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案宋史兵志五

言秦州青雞川蕃部願獻地請於州南牟谷口置城堡

州三月收原御史中丞滕甫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

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

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紀事本末卷八十三先是薛向種諤言

番部寇名山有歸附意案宋史種諤傳寇名山為諤所

附則與此同及高遵裕還自夏州又言若納寇名山



則橫山之民皆可招來

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太平治

謝罪上帝遺留物賜以優詔且遣使備庫使高遵裕押大

行皇云遵受命吉服立於宮時諒乃易服跪又云夏國

十遣王集眾志乖離橫山益思內附諒祚盡徒之興

見年點集眾志乖離橫山益思內附諒祚盡徒之興

州諸部懷土願望知青澗城種諤必欲招之令諒祚舉眾降諤

當上景詢以田宅諒祚索之詔周龜名山內附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錄周後案宋史本紀壬辰錄

周世宗從曾孫貽廓為三班奉職長編卷一百八

中推嘉祐四年四月癸酉詔有司取柴氏譜系於諸房

南鄭州合入差遣給田十頃應緣祭享禮料如至

知州資字即別與差遣卻取近親襲爵授官承為定

式陳經通鑑治平元年遣卻取近親襲爵授官承為定

八月漳泉潮等州地震案宋史本紀九月王寅潮州地

震十月丙午朔漳泉諸州地震案宋史本紀九月王寅潮州地

附於九月此竝

十月丙午朔司馬光言

案此為言張方平第二劄子也

學士兼侍讀條下今據傳家集乃十月一臣昨論張方

日上紀事連類附及故不繫日今依本集

平參知政事不協眾望臣識淺才下其言固不足采嚮

者仁宗時包拯最名公直與臺官共言方平姦邪貪猥

欲知方平為賢為不肖乞令檢取包拯等言方平章奏

及開封府陳升之兩處推勘劉保衡公案竝方平在州

所奏邊上事宜狀即知臣所言非一人私論也

有云今所言之事尚未蒙施行尋聞除臣翰林學士兼

侍讀學士若臣所言果是則方平當罷政事若其非是

則臣為謬毀忠賢亦當遠貶今兩無所問而臣復遷翰

林仍加美職臣誠愚情未曉所謂伏望聖慈察臣前

方平事為是為所有新命未敢祇受先是光等誥敕下

通進銀臺司呂公著具奏封駁上手詔諭光曰適得卿

奏換卿禁林復兼勸講儻謂因前日論奏張方平不當

故有是命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經術行義為世所推今

將開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討論敷陳治道以箴遺闕故  
命進讀資治通鑑此朕之意呂公著所以封還者蓋不  
知此意耳於是取誥敕直付閣門趣光等令受案編年  
取誥敕付光除兼侍讀學士乞先受誥敕然後登對傳家  
集十月二日除兼侍讀學士乞先受誥敕然後登對傳家  
上殿論列張方平事後來續聞除臣翰林學士兼侍讀  
學士臣智識不達聖心以朝廷大政必當辨是與  
非人臣事君不可辭難就易是以不勝狂狷復有奏陳  
復蒙聖恩曲賜手詔過加獎待以至意溫密纖悉提耳  
諄諄九死難贖伏地流汗無所容入愧感之極涕泗滂  
迷宜即難贖伏地流汗無所容入愧感之極涕泗滂  
誠欲望聖恩先許上殿敷奏稟取聖旨然後退受敕告  
陳欲望聖恩先許上殿敷奏稟取聖旨然後退受敕告  
生幸甚光又奏臣愚暗不達聖旨又恐累呂公著上言  
公著方正朕使之掌銀臺固慮詔令有失欲其封駁耳  
奈何罪之公著亦具奏近臣為降司馬光等告敕以為  
不便遂具封駁竊知已直付閣門朝廷既以臣言不當

當顯然黜責其所降敕告亦須經本司蓋臣雖可罪而  
此職終不廢若以臣一言不當遂使今後封駁之司不  
能復舉正其職則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壞上手批公著  
奏可一兩日求對來當諭朕意以釋卿惑他日登對上  
顧公著謂曰朕以司馬光道德學問欲常在左右非以  
其言事也又嘗謂公著曰光方直如迂闊何呂公著曰  
孔子上聖子路猶謂之迂孟軻大賢時人亦謂之迂况  
光豈免此名大抵慮事深遠則近於迂願陛下更察之  
先是御史臺門無故自壞後十餘日而光罷紀事本末  
丁未詔翰林學士司馬光權免著撰本院文字又詔五  
日一直修資治通鑑故也紀事本末卷五十二案紀事  
載此詔今據傳家集十月二日所上乞免翰林學士劉  
子附二日丁未下乞免翰林學士劉子云臣今日上殿

曾逐有敷奏以聖旨令讀資治通鑑其書卷帙尚少須至  
目逐有敷奏以聖旨令讀資治通鑑其書卷帙尚少須至  
翰林自學士一職若取學士之恩名論自榮而免學士院文乞免  
臣退素餐孰甚於此一在臣愚分深伏望聖慈俯賜矜察  
竊位翰林學士資序同俸給仍優如甚則材器稍止  
與翰林學士資序同俸給仍優如甚則材器稍止  
許職業無曠遂其私願粗免愧心不勝幸甚  
宜職業無曠遂其私願粗免愧心不勝幸甚  
富弼判河陽從所乞也  
薛氏編次又案此弼再判河陽是月丙午史本紀三案  
本紀編次又案此弼再判河陽是月丙午史本紀三案  
道碑云公平二年機務章二亥日可考富弼判河陽見長編  
章辭使相且言真宗開此例仁宗授相仁宗即復五初  
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仁宗授相仁宗即復五初  
不稱職者亦然今除使相即願立法自臣始不使相初  
四六選王珪行富弼除使相即願立法自臣始不使相初  
功之制如山河之處經九如股肱之化衛一嶽總外處之  
朕無間然具官某復貫州如股肱之化衛一嶽總外處之  
識造屏物之未形貴名起於三元蹈盛德儀於百辟而  
於列屏物之未形貴名起於三元蹈盛德儀於百辟而  
之務遠陳避位之辭詔雖屢而莫回章甫卻而未復至朕

然自念嗟莫能勝既勞於政機其聽遂於私秩建  
彼除節以殿東郊守茲符以保西宅仍位鴻鈞之貴  
尚優黃髮履道之終雖弗從於吾游亦自保於爾福  
元吉義經履道之終雖弗從於吾游亦自保於爾福  
癸丑詔將作監主簿常秩赴闕便殿引見令穎州長吏  
敦遣仍賜裝錢百千無得受秩辭避章表  
史常秩傳秩字夷甫穎州汝陰人舉進士授中廢居里  
甚以經術著稱嘉祐中賜帛為穎州教授除國子直  
講又為大理評事治平中授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長  
葛縣皆不受神宗即位三年使往聘熙寧三年六月  
禮敦請公著言詔遣赴闕可考此言將作監主簿與朱  
史本傳  
甲寅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  
同親製序面賜光賜名資治通鑑令候書成日寫入  
又賜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  
從帝學并書之新紀書賜翰林學士司馬光資治通鑑  
序此固當時書也冬十月初開經筵案宋史本紀已酉

甲寅司馬光初讀資治通鑑  
同親製序面賜光賜名資治通鑑令候書成日寫入  
又賜穎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  
從帝學并書之新紀書賜翰林學士司馬光資治通鑑  
序此固當時書也冬十月初開經筵案宋史本紀已酉

初御通英殿詔侍臣講讀經史玉海卷四十七治平四年  
年己酉十月月初御通英殿詔侍臣講讀經史玉海卷四十七治平四年  
治通鑑神宗親製其序面載明君臣切磨治道議論之  
端立意之所善制天人所相與之際林路循吏之條教斷  
精語德刑之善利害之效厚簡而周於目是亦典義良謂  
盛衰之本規治忽辭令淵之體箴諫深切之義良謂  
以邪正要於治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目是亦典義良謂  
備焉凡十代博而得其要簡而周於目是亦典義良謂  
總會冊讀之淵矣名臣言行錄引諸侯論上願禹通  
鑑序美授光受讀再拜讀三家為諸侯論上願禹通  
等稱美授光受讀再拜讀三家為諸侯論上願禹通  
久之稱美授光受讀再拜讀三家為諸侯論上願禹通  
嘗欲發橫山族帳過興州族帳皆懷土重遷以首領鬼  
名山者結綏銀州人數萬共謀歸順既以直奏且申經  
略司陸詵報諤先詰鬼名山自能捍禦夏虜則受之若  
欲入居寨內則勿受也諤言當令於綏銀住坐至七月  
詔下諤奏付詵乃令薛向至延州召諤赴經略司審實  
密議措置以聞詵等其畫三策使名山直取諤祚不能

取則守其地以拒之最下乃退係兩界不折地遣張穆  
之人奏詵意朝廷必不從也已而向與穆之偕行令穆  
之盛言招納之利尋有詔從詵等所畫策諤遂遣謀者  
與鬼名山約日會綏銀不復告詵詵累戒諤毋深入應  
抵時諤已先諾鬼名山度詵必不許發兵丙辰悉已所  
部兵與折繼世先發戊午會於懷甯寨庚申入綏州案朱  
史載復綏州在癸酉遂興版築壬戌繼世入銀州鬼名  
蓋據奏入日書也  
山所部族帳悉降酋首三百戶一萬五千口四萬五千  
一百精兵萬人孳畜十餘萬分處族帳於菱村及懷甯  
寨詵始得諤狀大驚即劾諤擅興兵貽書文彥博曰開  
關以來未有此也鬼名山本熟戶自幼被虜為銀夏綏  
州軍司有小帥三千餘人牙頭吏屈子者狡獪為眾貨

諒祚息錢不能償時大饑諒祚數點兵屈子乃說諸小帥密謀內附假託名山謬即奏之募熟戶韓輕持蠟彈與名山以誘納之輕獨與屈子語名山實不知也及輕報謬如期發兵折繼世卒會直抵名山帳名山驚起屈子及小帥脅之曰宋兵十萬至矣名山遂降案王傳東載與此大略相同宋史神諤傳名山弟夷山潛入青澗城請陰許納款而名山欲未之知也諤悉起所部卒圍名受帳名山驚起援槍名山欲未之知也諤悉起所部卒圍名山文喜出金孟示名弟山投槍大呼日舉眾從諤而西爾書事云吳積言名弟山在折世繼世與南西夏引兵抵其居而屈山使納其手門呼日官軍大集夜速降否則族滅矣山使見官軍少大悔一信之遂率兵數千戶一萬餘降已辨之諤初城綏州縛羶為樓櫓狀賊望見驚以為兵始至而城守已具若有神助乃引去八日之間賊兵不至諤輒擊卻之其

後詔遣中使安邊帥召謬議事賊盛兵入寇謬回宿懷甯使鬼名山率其屬八百人挑戰踵以正兵至吾祠谷升據其險謬曰賊失此利吾勝必矣既而望見賊中指呼若將馳突狀乃分裨將燕達劉甫為兩翼謬居中為三軍令聽吾鼓聲緩則徐進急則疾戰又使寨中人老幼悉持挺乘城張布囊為疑兵謬手劍不介而馳之城

中上下皆鼓躁賊眾方排靡驚視三軍已萃於陣中央賊益紛亂其腹心皆潰我軍所向衝擊追奔二十餘里斬首七百餘級獲駝馬戈甲萬計綏州既城議者以為孤城深寄賊境難守不如棄之謬獨謂此扼三大川口虜人號曰李王心古者上都言其地形高下視諸郡也且其旁多沃壤誠分處屬國置弓箭手萬人可減屯戍

省饋餉邊足以疆因請乘勢大舉盡復河南陳五可取  
之策諤尋得罪去權發遣秦州李師中言夏人方入貢  
叛狀未明恐後得以藉口徒起釁端無益於事紀事本末卷八  
夏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鑑云種諤復綏州者因眾不樂  
以所統橫山部族內附時興州青澗城不侯報即間道  
通蠟書且言乘釁可復河光上地鄭延經略使陸誥之  
獨能勝諤薛向是滅一諤司馬光生一疏極諫若其不  
眾突塞不諤薛向是滅一諤司馬光生一疏極諫若其不  
或襲取其地無以待之諤又博一諫若其不  
薦傳薛向首謀取通鑑又云凡取州費六州引王恢十萬司馬  
罪續宋編年資治鑑又云凡取州費六州引王恢十萬司馬  
用兵蓋始於此然通鑑及名臣言十萬司馬  
溫公行狀故畢氏通鑑及名臣言十萬司馬  
上資治通鑑別為四史胡鄜延經略司言夏國宥州謀  
十一月閏錢大月乙亥朔鄜延經略司言夏國宥州謀  
蕃部嵬名山等五百戶內附折馬山將兵入界招收乞

以嵬名山等還本國及誅馬山馬山即繼世蕃名也樞  
密使文彥博以為諤稱臣奉貢今忽襲取其地無名  
請歸之御史中丞滕甫知諫院陳薦楊繪皆請治薛向  
種諤罪以安西夏不聽丙戌韓琦判相州上諭以嵬名  
山事謝既升殿上諭曰青澗城種諤已領夏國投來蕃  
部及木城熟戶直入西夏州以欲令卿暫往相州卻來  
來其帥陸誥薛向並預知州以欲令卿暫往相州卻來  
永興經撫西邊琦退而上疏曰臣元不知朝廷措事本  
末不審投來蕃族得其壯兵幾人種諤所領熟戶又復  
若干案家傳此下有云而令大帥知委必無合用錢  
原州一帶部糧自延州東路至西內作何施設且慶  
諤祥而投我今種諤乃其間甚小臣不容朝廷必逐路  
臣通謀協心營置俟其橫山眾皆順漢之心更  
須逐路兵將夫力當陝西連歲旱災兼聞沿途弓箭  
齊發方為得計今當陝西連歲旱災兼聞沿途弓箭

蕃部穀食既已不收蕎麥又為早霜所害此戶正此疲  
困深謀遠慮欲因狂易邀功擅興人奈何朝廷又不  
制之舉遂令逐路應接彼界亡歿之與節朝廷又  
曾與逐路帥臣預謀及新經優賞之後災旱民困之時  
未有大段錢帛糧草兵力戰具準備及開展興修城寨  
控扼要害捍衛投漢蕃族次第案延慶傳此下有云又卿  
皆萬生靈既至天例亦新差勢力不加是將一將  
億兼諒復乘我素無蕃族必大集怒邊臣招納以  
失兼諒復乘我素無蕃族必大集怒邊臣招納以  
在朝廷復乘我素無蕃族必大集怒邊臣招納以  
我之朝廷復乘我素無蕃族必大集怒邊臣招納以  
大為諸路更乘我素無蕃族必大集怒邊臣招納以  
移承興臣當國兼蒙難之際豈敢辭避致彼空身而  
邊事責臣緣家欲望之免成國大患不可收拾及  
安能少濟國力以濟之免成國大患不可收拾及  
廣出錢帛兵以濟之免成國大患不可收拾及  
使日原注二改命琦判永興軍兼陝西路經略安撫  
陝西熙寧二年十月二日

并封示蔡挺李肅之所奏事案家傳云上以手劄付公  
可兩日引道前去甚好蓋為此際最要經畫或公即奏  
三兩日引道前去甚好蓋為此際最要經畫或公即奏

曰薛向始議招納橫山一帶蕃族已而种諤擅取綏州  
啟此覺端朝廷急遣向往至遂主諤謀檄諸路舉兵牽

制環慶李肅之領兵七千破蕩族帳乃是無名之兵反  
殺戮橫山老弱豈招誘邪涇原蔡挺又欲合環慶兵直

趨興靈帥臣肆意妄作自棄誓約取怨戎狄以開禍亂  
之原臣朝夕引道非難邊事倒錯如此須稟朝廷定議

願召二府大臣早決成算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家傳  
公亮等奏曰今日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之同議今  
召之公亮等奏曰今日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之同議今

罷議也惟奉對即奏曰韓琦朝辭在門外乞與之同議今  
州事宜欲令臣西去忠義感激豈敢下履次宣諭以延  
之昨王陶斥臣疆臣跋扈又謂六卿分晉三家弱魯之

事人臣豈可當此語今乃以陝西五路兵柄付臣雖自願  
無他慮復有安慮未行語以相傾者臣上族誅奚憚臣恐於國事  
豈有害是願更熟安陽集又載西興軍上謝表云臣某言奉  
管救差判於今月與軍一府充陝西路經略軍安撫使臣某言  
帥以憂行復中見吏民懼兵嘗難於或左有防虞而分  
右惟雍權處然昔日不用相維事此姑尚式勇智謂堂上精  
總思於中援助或彼專嚴正元邁成湯之勇智謂堂上精  
弗隳實議臣稟之大病之欲戢而此姑尚式勇智謂堂上精  
維皇帝陛下稟任於人而外聰之明邁成湯之勇智謂堂上精  
兵必勝猶貴下稟任於人而外聰之明邁成湯之勇智謂堂上精  
於節度當謹擇於材而久冒冢司積成衰診適之懇舉  
之一屢瀆得本郡以榮歸不圖乘障之司積成衰診適之懇舉  
就道遠爾上惟藩心國威靈挺身甯內以導務編聲之震怒已  
耗竭於當仁外以仗圖疆場之亟甯內以導務編聲之震怒已  
上德之當仁外以仗圖疆場之亟甯內以導務編聲之震怒已  
關中安堵苟虞底於小戲期病質少休要丙戌詔二府  
還於編卷三言七自今各言其人朝才業所長堪任  
薦士府初拜各舉所知自今各言其人朝才業所長堪任

何事宋史本紀丙戌詔二府各舉所知徐乾學後編丙  
成詔曰比年因請謁於參薦者不公其令中書樞密院  
舉人皆明言才業  
所長堪任何事

丁亥夏人欲執景珣案宋史來獻以易嵬名山判延州

郭逵言夏人詐謀不可信若納珣而拒名山則棄前恩

生後怨朝廷乃拒之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景珣陝西

命景珣英宗命捕繫勿以人於治平二年以罪投夏使為

是蕃酋無復名向化矣

先是環慶經略李肅之鄜延陸誥陝西制置李師錫並

言本路無係草官地又密邇西界難以興置馬監詔陝

西監牧司廣市善種務令蕃息唐介知太原請於交城

縣置馬監比部員外郎崔台符相視得汾州故牧地三

千餘頃其千二百餘頃民已租佃者令實租以給寒月



芻豆乃從介請置監自沙苑發牝馬五百匹往交城上  
謂文彥博曰馬政未盡善絲羣牧判官非其人且不久  
任無以責成效令中書擇人充使卿舉判官冀國馬蕃  
息以給騎兵戊子台符權羣牧判官台符蒲陰人也尋  
詔台符及劉航刪修羣牧司敕令以唐令及本朝故事  
增損刪定並奏取旨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宋史本紀  
卷一百四十九治平四年十一月置馬監於河東交城縣玉海  
牧判官崔台符劉航刪修羣牧司敕令辛丑二條貫救  
令據此是十一月戊子連類附此玉海又云治平四  
刪修敕令也紀事不繫日連類附此玉海又云治平四  
年八月令中書樞臣於河北東陝西度地置監十  
成效以陝西無在官牧地不置而河東於太原交城縣  
四日是以崔台符按汾州得牧地三千二百頃明年春移  
置苑馬五  
沙苑馬五  
百往牧

丁酉以鬼名山為右千衛上將軍

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宋史本紀熙甯二

年十月戊戌左監門衛將軍鬼名山為供備庫使仍賜  
姓名趙懷順涑水紀聞卷十一云除名山為諸司使  
癸卯郵延路經略司言保安軍楊定都巡檢侍其臻順  
甯寨張時庸與西人界首議權場事被誘過界竝為所  
殺楊定每奉使至諒祚所常私見諒祚稱臣拜謁許以  
緣邊熟戶歸之及种諤取綏州諒祚以定為賣已故并  
臻及時庸誘殺之紀事本末卷八十三案陳桎通鑑繫  
夏人殺楊定等於熙甯二年十二月

十二月案錢大昕朔閏壬子樞密院言西事方興兵有

漸欲預戒勵諸將帥凡十四條案文潞公集載此奏議

年事與此異年又潞公集僅十二條此作十四條潞公

集所無第十三條又詳一協心講求兵政各務周知利害

注逐條下以備參考一協心講求兵政各務周知利害  
案潞公集云將佐逐日公共協心講求兵政邊事二躬  
各務周知利害蓄有素臨事不感則鮮有敗事二躬



兵入西界紛亂無節制琦入境即檄諸路非主帥命舉  
兵者軍法從事諸將自是乃知紀律初薛向賈逵等議  
欲留綏州令折繼世統降人守之詔琦度其可守可棄  
以聞已而西人誘殺楊定等琦即奏賊今若此綏州不  
可棄也請從向逵等議再議之魏公家傳云命薛向賈逵  
人其保綏樞密院以詔旨詰之案謂可命薛向賈逵  
州為輕躁土人扶挾種薛之謀謂已此可遂前非計朝  
關中與犬羊虻蟻計較尺寸之謀地已棄廢綏州不  
廷豈與先羊虻蟻計較尺寸之謀地已棄廢綏州不  
後速如前詔琦復奏曰廷案家傳載章云西賊誘害朝  
匣其登極與賀正使亦更邊上常界則兵之計復顧藉  
和好朝廷因與賀正使亦更邊上常界則兵之計復顧藉  
相絕即彼此各領幾萬不惟無地可處兼逐首領亦  
名山以在下及諸城寨居分作兩處坐慮人情不安別  
若盡撥在遠費國家錢糧爭此無用之地是蓋欲以空城付  
未必肯於本族下人戶分作兩處坐慮人情不安別  
生他變見有已及綏州川內甚有膏腴空閒地若令  
修就綏州城池已及綏州川內甚有膏腴空閒地若令

降人嵬名山與折繼世等因而據之其手下人戶皆令  
在綏州內相近居住各人知具產業日久可以存活自  
然併力以捍諒祚似合機會不得更搬糧草以赴綏州  
亦不得留禁軍廂軍在彼駐劄者非是蓋欲以空城付  
之使數萬必死之兵牽制西人常令屯守隄備曠日持  
久自當疲敝案家傳此下有云不敢併聚凶醜於別路  
命請今已納其降人得城與地而反自棄之乃先形自  
弱之勢也案家傳此下有云且兵主於勢自結隙以來  
方振而遠欲自弱之使彼見其形而難合也況朝廷前降指  
揮許以綏州城與嵬名山住坐亦是全朝廷信約若更  
厚撫繼世嵬名山使過所望則必各盡死力以報朝廷  
是以夷狄而攻夷狄於國用亦無所耗萬一二人者他

日不能抗而失之亦不繫國家邊鄙利害則諒祚所損  
固不勝其計矣案家傳此下有理云臣謂薛向賈逵等擊  
為之便說可以施行非是聽之失也謹遣走馬承事人  
妄以間願救全向諤之失也謹遣走馬承事人  
傳以賜諒祚戰敗國中饑困以琅璫鐵鎖錮殺楊定  
者將獻之而諒祚病死其子秉常嗣立乞遣使告哀案  
沉通鑑考異云宋史神宗本紀熙寧元年三月庚辰諒  
祚卒據夏國傳諒祚以神宗本紀熙寧元年三月庚辰諒  
於治平四年冬即位則諒祚實治平四年卒元使薛宗  
之道人等至琦因奏曰當此變故尤非棄州之時願且留數  
月以觀虜情他日再許納款猶可為議論之端案家傳  
云或令別立疆界或換易塞門寨或子樞密院使文彥  
博呂公弼恥於中變督促棄州如初琦亦條陳不已上  
遣人內押班王昭明齎手詔訪琦利害琦復具奏案家

奏疏云臣當職無狀上煩聖慈委曲開諭夙夜不勝愧  
恐然臣始欲留城令繼世與降人同居而因以抗賊既  
與朝廷隔絕之哀則邊事又久遠勢今若朝廷以貴臣  
人來告諒祚乞束縛存得朝廷久遠勢今若朝廷以貴臣  
令復好故為束縛存得朝廷久遠勢今若朝廷以貴臣  
商議時易為束縛存得朝廷久遠勢今若朝廷以貴臣  
前議為是即乞責令郭直行毀棄乃詔綏州如琦議  
管如不繫議和利亦乞直行毀棄乃詔綏州如琦議  
本末卷八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諒祚將以  
報復西邊皆驚上乃以韓琦判永興軍兼陝府五路經  
略安撫使琦奏曰薛向破蕩族帳涇原而蔡挺又欲令  
慶直趨興靈肆意妄作取詔相度綏州引道非難但須稟  
朝廷威算琦尋至長安有詔相度綏州引道非難但須稟  
琦奏綏州已修正旦使人言西賊誘害沿邊知軍巡檢不  
綏州見已修正旦使人言西賊誘害沿邊知軍巡檢不  
御諒祚萬一修正旦使人言西賊誘害沿邊知軍巡檢不  
傳神宗得綏州遺使亦不繫國名邊鄙利害宋史呂公孺  
孺與郭遠議合遂存綏州與此異說公孺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二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上

神宗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改元

長編通例案長編通例

春正月某某朔改元其中間復

改元則不書茲據通例補之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

食之案十年資治通鑑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

紀又云治平四年宋史本紀同此遼史不書月食本

又復武臣同日自乙丑殿減膳罷朝賀朔長編卷一百

九復武臣同日自乙丑殿減膳罷朝賀朔長編卷一百

置江東荆湖廣南東西福建成都梓利夔夔路使

轉運判官先提點刑獄使臣或有不習法竊公器為樂

倡首飾者議復其言使臣多不習法竊公器為樂

丙子罷諸路同提刑武職本志熙寧二年十月一

察所部獄訟而平其刑曲直審問囚徒詳覆案牘凡禁

繫淹延而獄訟而平其刑曲直審問囚徒詳覆案牘凡禁

吏之淹延而獄訟而平其刑曲直審問囚徒詳覆案牘凡禁

資部人材故罷之武臣二年熙寧初以武臣不足察所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又唐介參知政事案宋史本紀丙申日介時官龍

二月閏考是月甲辰朔壬子觀文殿大學士右僕射判

河陽富弼判汝州仍詔入見乃赴任

在治平四年正月移判汝州且俾入觀詔日渴見儀容

願熙甯元年正月移判汝州且俾入觀詔日渴見儀容

與此異月

丙辰种諤奪四官隨州安置初有司奏劾諤擅權生事

詔繫長安獄或以咎諤諤曰鬼名山舉眾約降既聞於

朝矣若緩以待命事機一失則數萬之眾快於賊手為

邊生事不細吾甯坐死以就國事乃悉焚當路所與簡

牘置對無一語望人惟自引伏雖值陝西曲赦終坐責

案宋史全文資治通鑑丙辰日紀事本末不繫責日今

據附此諤復西京庫使商州都監在十二月庚戌見長

諤安置隨州於元年十二月恐誤先是樞密院言上意

與郭逵毀棄綏州曰國家封疆萬里豈與犬羊爭尺寸

之地逵未至賈逵遂以兵驅降羌於塞外云悉已逃去

掌機宜文字趙禹言案此下有脫誤宋史趙禹傳高第

陝西諤掌機宜文字歸降人司法參軍郭逵宣撫

事議誅諤反故地歸降人以解仇釋兵萬朝廷以其無

名與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順而亡絕約

之心乎不若論以彼眾餓孳投死中國邊臣雖擅納實

無所利特以往年存我疆場甯矣如其蔽而不遣則我  
降人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場甯矣如其蔽而不遣則我  
留橫山之眾綏州不然且為邊患遠從之韓琦令鄜廷  
未為失也  
勿給鬼名山糧追還戍兵案涑水紀聞卷十一韓公取地  
路國為樞密使以趙諒祚稱臣奉貢今忽襲公判西  
無請歸之韓魏公為首相其受可當饋糧成之陝西  
與軍兼陝西四路經略使之日若受之則當饋糧成之陝西  
言可受則當救此二旨諸之韓公對不及饋成之陝西  
兵有急則當救此二旨諸之韓公對不及饋成之陝西  
及救彼自有當諒祚因遺書令勿給糧追還成兵若  
諒祚攻鬼名山亦勿救也遠以為不可琦遣劉航往詰  
遠因執不可曰如此則降羌無以自存皆潰去矣案涑水紀  
間卷十一載此數語又云乃奏請築綏州城置兵戍之  
命之日綏德城擇降人壯健者刺手給糧以為戰兵得  
二千琦從之是月運丹州粟以給降羌人日三升遠因  
選其疆壯二千餘人刺為兵餘丁皆刺手為忠勇字使  
不得逃去又以兩不耕田及綏州旁近閒田給之使耕

其初降時并老弱凡二萬餘人死於戰疫及逃去僅存  
萬餘人耳紀事本末卷八十三

庚申司馬光進讀資治通鑑三葉畢上更命讀一葉半

讀至蘇秦約六國縱上曰蘇秦張儀掉三寸舌乃能如

此乎光對曰秦儀為縱橫之術多華少實無益於君委

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也上曰朕聞卿進讀終

日忘倦光曰臣空疏無取陛下每過形獎飾不勝惶懼

紀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紀事本末卷五十二亦略載論

儀秦事原文注云詳見講筵惟卷五十二作丙辰日與此

異日此文較詳故取此剛彼王氏應麟玉海卷二十六

云熙甯元年二月十一日御閣資治通鑑據錢大昕朔

著吳申周孟陽講禮記讀史記資治通鑑據錢大昕朔  
聞考是月甲辰朔丙辰為十三日庚申為十七日玉海  
所載十一日則為甲寅  
又與紀事本末互異  
是月羣牧司言樞密院使邵亢請以坊監牧馬餘地立

田官令專稼政以資牧養之利案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馬五萬匹為額匹占田五十畝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七監地餘良田萬七千頃民租佃收草粟以備月之用從之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末

三月案錢大昕朔閏庚辰夏國主秉常告哀使薛宗道

等十三人至命新河北轉運使韓縝陝西經略司句當

公事劉航就都亭驛站問賊傷楊定事及虜掠熟戶不

遣使賀即位降詔不承等事案文潞公集熙寧元年論

所齋表止是告哀別無陳訴及宗道於押伴官處別無

傳達言語欲合孫構因人繼嗣焉他若云某人繼嗣即

先國主薨謝今來何親是子即更問云是若嫡子否若幼

嫡即與更問云先國主何親是子即更問云是若嫡子否若幼

他若有對更隨機答之少間即更說與自古外國必須

中國冊命者方可取重於諸蕃今者西夏以來於累世貢奉

故當冊命者方可取重於諸蕃今者西夏以來於累世貢奉

上掩殺郭恩及於涇原一掠固家堡子後又於大順城

作過極亦誓表賀然非一以至於先帝尚存事體而夏國

終不省過又於去年十一月曲示含順寨界上殺便行封

保安軍楊定等三人如商議不道今誓表朝廷未甯務存

冊之禮須與夏國重別商議不道今誓表朝廷未甯務存

久遠方可議封冊若道別為分疏即隨其言以理折

豈恭順和好之理若宗告哀不敢與聞他議即且說與

難若云某須是子齋表來告哀不與議定別具誓表

來朝使還須有商量亦細說與本國知委候議定別具誓表

使人了事之功也宗道言李崇貴等見已禁錮俟

朝旨至即拘送及陳夏國子母悔過惟命是聽之意上

乃令縝論旨今為夏國畫長策度彼親貴任事首領亦

必止三五人欲竝朝廷除官仍於歲賜內割五萬定充

所除俸給所貴同心助國效順中國紀事本末卷八十一

考異云宋史神宗紀熙寧元年三月庚辰夏主諒祚卒



云乘常於治平冬即位則諒祚實治  
平四年殂本紀所書者赴告之日耳

戊子曾公亮等上表請建太皇太后宮殿並以慶壽為

名紀事本末卷五十四案王偁東都事略本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三月潭州

四月壬寅朔富弼入見上以弼足疾許肩輿至崇政殿

門又以門距殿遠更御內東門小殿見之見免拜坐語

從容至日昃狀紀本末卷六十三案范忠宣撰富公行  
狀紀本末卷六十三案范忠宣撰富公行

入殿以扶持仍不拜又足門距殿遠上崇政殿門合男紹庭  
以扶持仍不拜又足門距殿遠上崇政殿門合男紹庭

小殿以扶持仍不拜又足門距殿遠上崇政殿門合男紹庭  
以扶持仍不拜又足門距殿遠上崇政殿門合男紹庭

坐問以扶持仍不拜又足門距殿遠上崇政殿門合男紹庭  
以扶持仍不拜又足門距殿遠上崇政殿門合男紹庭

人窺以扶持仍不拜又足門距殿遠上崇政殿門合男紹庭  
以扶持仍不拜又足門距殿遠上崇政殿門合男紹庭

其善以扶持仍不拜又足門距殿遠上崇政殿門合男紹庭  
以扶持仍不拜又足門距殿遠上崇政殿門合男紹庭

德澤以扶持仍不拜又足門距殿遠上崇政殿門合男紹庭  
以扶持仍不拜又足門距殿遠上崇政殿門合男紹庭

默然以扶持仍不拜又足門距殿遠上崇政殿門合男紹庭  
以扶持仍不拜又足門距殿遠上崇政殿門合男紹庭

乙巳詔新除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上謂安石曰

朕久聞卿道術德義有忠言嘉謨當不惜告朕方今治

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為始上問唐太宗何如對曰陛下

每事當以堯舜為法唐太宗所知不遠所為不盡合法

度但乘隋極亂之後子孫又皆昏惡所以獨見稱於後

世道有升降處今之世恐須每事以堯舜為法堯舜所

為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士

大夫不能通知聖人之道故常以堯舜為高而不可及

不知聖人經世立法常以中人為制也上曰卿可謂責

難於君矣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

輔朕庶幾同濟此道上問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

大變麤致太平以何道也安石退而奏書曰案臨川集  
本朝百年

無事劄子云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  
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  
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  
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麤  
陳有所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偽  
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務其當故能駕馭將  
帥訓齊士卒外以捍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  
虐刑廢疆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為天下  
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  
以聰武真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宗無有逸德此  
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  
於時實備從官施為本末臣所親見案臨川集此下有  
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仁宗之為君也仰畏天俯畏  
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始終如一未嘗妄

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  
擾甯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  
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竝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  
任眾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案臨川集  
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  
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未嘗妄興  
於兵死而中國之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  
甯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  
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  
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之財物雖有  
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  
饑歲流者墳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重賞而信  
之效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  
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聞或見用未嘗得久  
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竝觀而蔽於偏至之讒因人  
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人  
然一時之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者此因任  
眾人

選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然本朝累世  
出於自然忠恕誠懇終始如一之效也  
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義人君朝夕與處不  
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大  
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也一  
切因循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閒  
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案太平治述統類作非不見任然小人亦得  
廁其側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  
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格敘朝  
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  
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眾因得以  
亂真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  
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

農民壞於差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  
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飭訓練又不爲  
擇將而久其疆場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  
嘗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  
實而未嘗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  
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彊賴非夷狄  
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  
雖人事亦天助也蓋屢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  
儉忠恕誠懇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  
資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知人事之不可急然  
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  
遜忌諱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天下之福也明日

上謂安石曰昨閱卿所奏書至數徧可謂精畫計治道  
無以出此所由眾失卿必已一一經畫試為朕詳見設  
施之方對曰遽數之不可盡願陛下以講學為事講學  
既明則設施之方不言自喻上曰雖然試為朕言之於  
是為上略陳設施之方上大喜曰此皆朕所未嘗聞他  
人所學固不及此能與朕一一為書條奏否對曰臣已  
嘗論奏陛下以講學為事則諸如此類皆不言而自喻  
若陛下擇術未明實未敢條奏上曰卿今所言已多朕  
恐有遺忘試錄今日所對以進安石唯唯而退訖不復  
錄所對以進紀事本末卷五十九案薛應旂通鑑夏四  
之命已七越月矣太平治迹統類作王寅日與紀事本  
未及各本均異徐乾學通鑑後編云安石本楚士未知  
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為巨室欲借以取重故深與韓  
絳韓維及呂公著友三人更游揚之名始盛帝在藩邸

維為記室每講說輒曰此維友王安石之說及為太子  
庶人又薦以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甯  
府數月召為翰林學士至是始造朝入對除集禧觀使富弼懇辭乞赴汝  
州上不許弼又言云云案東都事略太平治迹統類諸  
王寅之上乃聽弼依舊判汝州罷集禧觀使紀事本末  
言也庚申翰林學士兼侍讀呂公著翰林學士兼侍講王安  
石等言竊尋故事侍講者皆賜坐自乾興後講者始立  
而侍者皆坐聽臣等竊謂侍者可賜立而講者當賜坐  
乞付禮官考議詔禮院詳定以聞判太常寺韓維刁約  
同知禮院胡宗愈言臣等竊謂臣侍君側古今之常或  
賜之坐蓋出優禮祖宗以講說之臣多賜坐者以其敷  
暢經藝所以明先王之道道所存禮則加異太祖開寶  
中李穆王昭素於朝召對便殿賜坐令講易乾卦太宗

端拱中幸國子監升輦將出顧見講座因召學官李覺講說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升高座太宗爲之降輦令有司張帟幕別坐詔覺講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尚得環坐執經而講者顧使獨立於前則事體輕重議爲未安臣等以爲宜如天禧故事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義判太常龔鼎臣蘇頌周孟陽同知禮院王汾劉攽韓忠彥等言臣竊謂侍從之臣見於天子者賜之坐有司顧問猶當避席立語況執經人主之前本欲便於指陳則立講爲宜若謂傳道近於爲師則今侍講解說舊儒章句之學耳非有爲師之實豈可專席安然以自取重也又朝廷班制以侍講居侍讀之下祖宗建官之意輕重可知矣今若侍講輒坐其侍讀當從何禮若亦

許之坐則侍從之臣每有進說皆當坐矣且乾興以來侍臣立講歷仁宗英宗兩朝行之且五十年豈可一旦以爲有司之失而輕議變更乎今人主待侍從臣由始見以及畢講皆賜之坐其尊德重道固已厚於三公矣尚何加焉其講官侍立伏請仍舊初孫奭坐講仁宗尚幼跪案以聽之奭因請立講論者不以爲是及公著等奏請眾議不同上以問曾公亮但稱臣侍仁宗書筵亦立後安石因講賜留上面諭曰卿當講日可坐安石不敢坐遂已

紀事本末卷五十二案十朝綱要庚申

五月案錢大昕四史朔庚辰年八月十五日己酉蔡抗

陳乞國子監輪舉教授原注熙甯元年五月庚辰日有

監舉諸王宮教授據不通政事者補諸侯王傳今諸王宮

司言兩漢以博士不通政事者補諸侯王傳今諸王宮

大小學教授宜命兩制舉純樸行誼年五十以上者又  
云置大宗正司記室一人典箋奏講書教授十有二人  
分位講校兼領小學之事自熙寧  
初置丞省記室講授員增給以祿  
史吳充傳熙寧元年知制誥神宗諭以言陛下念及方  
任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  
今本務未舉農政不修令臣條上其事臣以當今鄉役  
之衙前為重上等民戶被差之日官吏臨門籍記栝杵  
七筋皆計貲產定為分數以應須求勢同漏卮不盡不  
止至有家資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既歿而鄰保猶逮  
是以民間規影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以不  
敢義聚而憚人丁甚者嫁母離親以求兄弟異籍風俗  
日壞殊可憫傷望敕中書擇臣庶之言鄉役利害以時  
施行及以先朝余靖所上農書竝臣所上農政五事并  
下兩制詳定以聞詔令送中書紀事本末卷七十案大  
平治迹統類載吳充是

奏又云詔令中書及韓絳同安石制置三司條例司與  
議安石以僱為善然是時安石未執政制置三司條例  
司尚未設此恐年月有誤紀事本末  
此上明書元年五月庚辰姑附此

丙戌郭逵言夏國遣人奉誓表送殺楊定人偽六宅使

李崇貴韓道喜乃所虜去定子仲通已至界道詔遣使

二人監管崇貴等乘驛赴闕楊定等死逵密訶邊吏得

殺定等首領名牒告夏人夏人將斬殺定之人於境以

謝罪逵曰此特斬囚以給我檄宥州詰夏人且曰必執

崇貴等來虜曰殺之矣逵曰崇貴等見存職任狀貌如

此何可欺也夏人懼乃以實告薛宗道受韓縝所議案薛

宗道即涑水紀聞所云夏國之臣薛老峯也議歸白秉

常不許宗道始歸逵言朝廷欲以官爵授秉常左右任

事之人彼主幼國疑當不受詔藉或授之必偽立姓名

以邀金縉且彼既恭順宜開布大信以示威靈所加不  
宜誘之以利秉常固不受詔如達所言紀事本末卷八

達傳達謂得殺揚定者首領姓名牒告將斬之於境以  
謝罪達日言是且梟死囚以給軍人報日必執李崇貴韓道  
喜來獻之人言殺之矣達命武軍留後韓絳物色詰問虜情  
得執獻之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韓絳物色詰問虜情  
橫山與達議出兵達怒以爲沮撓奏召達還家

丙申樞密院使呂公弼請以河北義勇每指揮揀案王  
九棟作擇少壯材武藝取百人手刺上等二字量免戶  
下支移折變別團會教閱依日限放散並給口食即及

百人而又有出倫者聽注籍候有闕收補從之紀事本  
十六案文獻通考卷百五十六帝言義勇可議此王安石曰  
番出戌募兵公所死亡之數乃以義勇補之可也陳升之  
計每歲募兵以漸成近兩府共議或以爲令一月一番  
欲令義勇以漸成近兩府共議或以爲令一月一番  
或以爲義勇以漸成近兩府共議或以爲令一月一番  
安石辨之甚力義勇舊制見宋史兵志五云義勇使遠主

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年二十至三十材勇  
者充止淫手背以五百人為指揮置指揮使副正二人  
上都頭三人十將虞承局押官各五人歲以十月番  
上閱教一月而罷至秦州成紀等六縣有稅戶弓箭手  
若戶及四路正充保毅者家六丁刺二九丁刺三悉以爲  
保毅又詔秦隴儀渭原鄆環慶鄯延十二州義勇  
遇召集防守日給米二升月醬菜錢三百蓋慶厓初河  
北路義勇總九八萬九千三百蓋慶厓初河  
萬七千七十九人陝西路洽平初十人河東路義勇總七  
十三人熙甯初樞密使呂公弼請以河北義勇每指揮  
揀少壯藝精者百人為上等手背添刺上等字旌別教  
閱及數外藝精者百人為上等手背添刺上等字旌別教  
之俟有闕則補從之籍

戊戌詔諸路籍義勇有膽力者別爲一等以備非常捕  
盜候有功當議量材優與名目並立呈試武藝三等許  
諸色人自陳中不等許義勇陳乞紀事本末廢慶成

軍入滎河軍使隸河中紀事本末卷七十七原注舊紀  
擅聚一方多置郡縣以固疆圉由是役繁民困其議併  
省之於是廢慶成軍又廢昇平縣按廢昇平縣實錄已

見四月末上語宋史本紀畢沅通鑑戊戌日紀事不繫  
亦不載上語宋史本紀畢沅通鑑戊戌日紀事不繫  
日據以輯此宋史本紀畢沅通鑑戊戌日紀事不繫  
云次畿舊隸慶成軍元年廢以隸府治置軍使

六月案錢大昕四史朔辛亥王臨言保州塘灤已西可  
築隄植木凡十九年隄內可引水處即種稻水不及處

並為方田又因出土作溝以陷戎馬從之紀事本末卷七十三  
中書言諸州縣古跡阪塘異時皆蓄水溉田民利數倍

近歲所在湮廢詔諸路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如  
能設法勸誘興修塘堰圩埠功利有實當議旌賞紀事本末

卷七十二案宋史全文資治通鑑六月乙卯賜知唐州  
光祿寺卿高賦敕書獎諭賦在唐凡五年增戶萬一千  
三百八十八畝而山林榛莽  
之地皆為良田歲益稅二萬二千五百十七作陂塘四  
十有四年宋史本紀六月  
辛亥詔諸路興水利  
先是諫官言選人到銓磨勘者眾為壅併遂至稽滯蓋

是舉官之數太多不與引見轉官人數相當乞先取京  
朝官員數著定仍限定諸路保奏之數臺官亦言今京

朝官十倍景德之前員多闕少審官差遣不行選人磨  
勘之法故當漸有澄汰不為限隔使人無留滯咨怨之  
聲已未詔諸道州府軍監長吏奏舉選人更不裁減外

其通判奏舉選人並令權罷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壬戌詔諸路轉運判奏舉選人為京官比擬提點刑獄

朝臣竝減二人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癸亥賜知渭州蔡挺敕書獎諭以韓琦言鎮戎軍葉燮  
會乃控扼西界要害獨挺能修築堡寨凡錢糧材木版  
築之具皆不愆於素而又能廣弓箭手使不廢衣廩而

兵備益集初秉常遣使告哀案在二月初琦言自西夏





隄水不聽卒用昌言說置上約三個月光奏治河當因  
形水勢無成仍疆用舊人績臣慮官吏橫立隄防則逆河旁  
不惟無成仍疆用舊人績臣慮官吏橫立隄防則逆河旁  
見功復東塞北流而下若河滄流併東一遇盛漲之內四  
地勢復東塞北流而下若河滄流併東一遇盛漲之內四  
北流則東塞北流而下若河滄流併東一遇盛漲之內四  
雖除西路今之患而絕或於滄德隄一未成漲水處勢西  
股隄岸若今之患而絕或於滄德隄一未成漲水處勢西  
二隄年遠者固自韓琦然北流候及添二路非策也宜專  
德隄年遠者固自韓琦然北流候及添二路非策也宜專  
會北京已固者固自韓琦然北流候及添二路非策也宜專  
一下甚急深進韓琦然北流候及添二路非策也宜專  
百餘步是閒以可容今頭截去八餘步則股及全隄兩路  
隄岸民田設必矣流既壅上流怒則將東難舊壩修於隄  
必脫則民田設必矣流既壅上流怒則將東難舊壩修於隄  
其東則大股西與北流門狹不能容二股漲水上下既無  
難捍禦則大股西與北流門狹不能容二股漲水上下既無  
以琦奏望光選近臣速其西則與山諸水大又漲水上下既無  
昌言張論光選近臣速其西則與山諸水大又漲水上下既無  
於下約張論光選近臣速其西則與山諸水大又漲水上下既無  
進方約張論光選近臣速其西則與山諸水大又漲水上下既無  
後仍作蛾眉歸襄護其滄德界有古通隄當加葺治所

使入使  
監宋昌言與內侍程昉請相度六塔之北口并二股導  
東河徐塞北流初商胡決河自魏於海是謂北流嘉祐八  
於海自魏恩東至於德滄河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八  
渠志一云熙寧七年李立瀛州樂壽壩深憂之又宋史  
渠志一云熙寧七年李立瀛州樂壽壩深憂之又宋史  
臣司馬光都監七里以李立瀛州樂壽壩深憂之又宋史  
隄三萬三千六百七十餘人役一月成河請於樂壽壩深  
八萬三千六百七十餘人役一月成河請於樂壽壩深  
宋昌言謂今患遂與屯田慶監內迎河港進約議開二  
以紆四州水患遂與屯田慶監內迎河港進約議開二  
以導東流於州是患遂與屯田慶監內迎河港進約議開二  
十餘年自瀆州而下道新隄終非致久計願岸有商胡  
近歲冀州而瀆州而下道新隄終非致久計願岸有商胡  
岸衝奪故道雖創塞北流而久計願岸有商胡  
股河使東道雖創塞北流而久計願岸有商胡  
帶北行入獨東流徐塞北流而久計願岸有商胡  
大北海近海口六七百餘步深勢愈流九丈等謂塔舊  
三議者欲再深開五六丈其勢愈流九丈等謂塔舊  
丹議者欲再深開五六丈其勢愈流九丈等謂塔舊  
內河欲再深開五六丈其勢愈流九丈等謂塔舊  
侍省副都利張茂也則乘一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觀黃入  
塔西置上都知張茂也則乘一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觀黃入  
之塔西置上都知張茂也則乘一漸閉北流此乃未嘗觀黃入

修二股本欲疏導河水東去生隄本欲捍禦河水西來  
相為表裏未可偏廢帝因謂二府曰韓琦頗疑修二股  
趙抃曰帝又問程昉宋昌言同修二股如何安石往為可  
故也帝曰欲作河甚善安石曰誠然及去時作之往河  
可東流欲可閉因言李立之所築生隄去河遠者至入  
九十里本計以禦漫水而不可禦河決德滄等州見八月  
水亦不可禦也帝以為然又案河決德滄等州見八月  
申戊

丙寅命司馬光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仍取慶厯

二年數比見今支費有不同者開析以聞光登對言

家集辭免裁減國用劄子為七月三日上紀事類繫於

下命日據集免中載云臣近曾乞職月受厚俸常自愧

恐無不報稱若果能以非才叨忝美職何敢辭竊惟方今

國用所以不足者在於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

官職冗濫軍旅不精此五者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

減若但欲如慶厯二年裁減制度比見今支費數目此

止當下三司供析其同與不同不必更差官置局

者利害光具悉以對上深開納明日

當為七月即置裁減局

是月廢隨州為光化縣

安化縣為鎮四庫館原校本按宋史作熙寧元年廢光

文獻通考熙寧五年改光化軍為光化縣

二史考異宋史熙寧五年改光化軍為光化縣

名此熙寧元年所廢之光化縣

隸光化軍並置乾德縣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六月癸卯錄唐魏徵狄仁傑後案宋

州全文資治通鑑六月癸卯錄唐魏徵狄仁傑後案宋

官一任以參軍前邠州觀察推官狄國賓注儀隴州職

故也宋史本紀與全文同日

七月案錄大明四史癸酉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

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言婦人阿云有母服嫁民

章阿大嫌其陋謀夜以刀殺之已傷不死案問欲舉自

首審刑院大理寺論其罪用違律為婚敕貸阿云死知

登州許遵言當論如救律詔送刑部刑部斷如審刑大

理遵不服乞送兩制定議詔送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

石同定而光與安石議異安石本不曉法而好議法彊

主遵議特與光異及執政遂力行之然議者不以安石

為是也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傳家集載溫公議云臣

斷獄而竊詳律文為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注云因

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於罪因損傷之類皆是也律意蓋有

司以執於人并其傷餘罪亦不得首恐有別因餘罪而殺傷人殺者有

情不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殺者則謂之不備者則謂之尤重

者差輕行略此無顧慮公然殺者則謂之不備者則謂之尤重

傷者不在首例若論也其直則犯重傷若從無他罪則太輕未

中令從故殺傷論也其直則犯重傷若從無他罪則太輕未

則為兩事但係已傷故皆不可首也今若將謀之與殺之分

分則為兩事但係已傷故皆不可首也今若將謀之與殺之分

彼劫則略人之與殺亦有所犯而殺則律稱得免所因之罪

而劫則略人之與殺亦有所犯而殺則律稱得免所因之罪

免以劫知謀字若止因謀字生文為殺則律稱得免所因之罪

若以劫知謀字若止因謀字生文為殺則律稱得免所因之罪

者得自首凡謀案彼罪制謂是死自首之必人按尊長謀殺已傷何

無所疑慮輒敢奏聞立者並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不得  
用刑若非可憫自祖宗慮正公則是有妄止辟以幸寬縱豈能暴  
裁減善長之可憫乎文正公則是有妄止辟以幸寬縱豈能暴  
惡息以善長之可憫乎文正公則是有妄止辟以幸寬縱豈能暴  
姑息以善長之可憫乎文正公則是有妄止辟以幸寬縱豈能暴  
人子始不長死矣法嘗也謂至後紹聖以辟來復行刑則暴  
孔子垂經不長死矣法嘗也謂至後紹聖以辟來復行刑則暴  
以平法當先舉論生臣愚也原其本意皆欲禁人為非也或  
弊者記曰三代通先論生臣愚也原其本意皆欲禁人為非也或  
一物枯即為一害制今欲去華郭夫春生秋殺人道之常春  
法聖人從之經災而後復已蓋為華郭夫春生秋殺人道之常春  
初不許遺使妄活復已蓋為華郭夫春生秋殺人道之常春  
固不為陰譴哉使活復已蓋為華郭夫春生秋殺人道之常春  
不為陰譴哉使活復已蓋為華郭夫春生秋殺人道之常春  
甯元陰譴哉使活復已蓋為華郭夫春生秋殺人道之常春  
許元陰譴哉使活復已蓋為華郭夫春生秋殺人道之常春  
論致司馬光因有罪得安存而考卷一功則豈公老議合也順  
罪致司馬光因有罪得安存而考卷一功則豈公老議合也順  
謂謀殺所傷者與王殺傷謀殺文夫傷考卷一功則豈公老議合也順  
年謀殺所傷者與王殺傷謀殺文夫傷考卷一功則豈公老議合也順  
知不決詔所傷者與王殺傷謀殺文夫傷考卷一功則豈公老議合也順  
以不決詔所傷者與王殺傷謀殺文夫傷考卷一功則豈公老議合也順  
未行州登州卒從安石議原平史彥博富弼等殺為刑院光議事而  
未行州登州卒從安石議原平史彥博富弼等殺為刑院光議事而

中血出而何便推落人井偶得乙有怨不警欲致其人  
於死地暮夜何便推落人井偶得乙有怨不警欲致其人  
自止科長七何便推落人井偶得乙有怨不警欲致其人  
如睡不斫近十阿云其夫所犯絕親而得罪不見血若  
錄廷行命編勢不獲已斷方可招承初情不陳首直何可執  
欲令天貨無非懲之惡此巧而並作更積二斷為竊邪恐不  
志良民受弊難從許善者偽之愚路以長為大等刑部邪  
定與王允當各從所見難所奏同案問奪欲減寺刑部邪  
來酌施自行承又案有錄登州有傷而婦人乞朝等刑部邪  
殺夫而仍承又案有錄登州有傷而婦人乞朝等刑部邪  
因之罪仍承又案有錄登州有傷而婦人乞朝等刑部邪  
制即按仍承又案有錄登州有傷而婦人乞朝等刑部邪  
原減事下以百官欲舉殺博見法後因錄登州有傷而婦人乞朝等刑部邪  
欲舉事下以百官欲舉殺博見法後因錄登州有傷而婦人乞朝等刑部邪  
議之舉事下以百官欲舉殺博見法後因錄登州有傷而婦人乞朝等刑部邪  
荆公云云減下以百官欲舉殺博見法後因錄登州有傷而婦人乞朝等刑部邪  
尉以不云云減下以百官欲舉殺博見法後因錄登州有傷而婦人乞朝等刑部邪  
按問舊法爭知而廷議法以卒從好與人許為相謀殺之議  
文法按尉荆議欲原制因殺裁來定志足欲朝錄因如自於中  
文法按尉荆議欲原制因殺裁來定志足欲朝錄因如自於中  
正者問以公之舉減即之夫酌與已良勸令廷將其此首死血  
公欲舊下不云可事以罪而施王得民善天貨行睡豈止地出  
作廣法爭知云減下按仍自行安允受而命拷麻不科暮毀  
相其一之法自以百問科承又石當弊無今編捶斫長杖夜而  
立事問不而廷謀官欲故知案有從許博所見法後因錄登州有傷而婦人乞朝等刑部邪  
法雖承得法以卒從好與人許為相謀殺之議  
應累承得法以卒從好與人許為相謀殺之議  
州問後雖從好與人許為相謀殺之議  
軍不雖從好與人許為相謀殺之議  
大承者自減人許為相謀殺之議  
辟者自減人許為相謀殺之議  
罪亦言至為遵所關殺之疑因被執而婦人乞朝等刑部邪  
人為皆荆異之不可劫為所執而婦人乞朝等刑部邪  
情按不公獨妄附司殺因得承者阿朝等刑部邪  
理問得作主許文正之議議廷王公問從之  
不天為相謀殺之議議廷王公問從之  
可下按問殺之議議廷王公問從之  
憫非時遂議廷王公問從之  
刑之執立廷王公問從之  
名至執立廷王公問從之

一 指吏求盜弗得疑云  
實 當案云納宋之日  
司 理當駁言以遵刑部  
大 理當駁言以遵刑部  
判 之大理駁言以遵刑部  
因 之大理駁言以遵刑部  
首 之大理駁言以遵刑部  
為 之大理駁言以遵刑部  
所 之大理駁言以遵刑部  
議 之大理駁言以遵刑部  
問 之大理駁言以遵刑部  
死 之大理駁言以遵刑部  
乙 亥名秦州新築大甘谷寨曰甘谷城即筆築城也  
史 吹地理志三秦鳳路甘谷寨四年增置二年置先是韓琦遣李  
有 吹地理志三秦鳳路甘谷寨四年增置二年置先是韓琦遣李  
立 之馳奏請修築城秦鳳路沿邊魏公家傳載秦疏云  
戶 日失藩籬之固昨郭達已築兩處與古渭相接方成  
戶 疆土不少若更修築城一築兩處與古渭相接方成  
外 禦樞密院難曰筆築是秦州熟戶地土將來興置一  
之 勢樞密院難曰筆築是秦州熟戶地土將來興置一  
兩 處接連古渭又須添屯軍馬計置糧草復如古渭之

患 案安陽集魏公家傳所載此下有云況西蕃熟戶本  
自 守須藉漢籬若與築城令熟戶自守必知熟戶不能  
餘 力為之則可但虛內而事外非計之得前後臣僚累  
奏 請以此未會施行琦復奏曰竊觀先世圖制匈奴患  
更 切子細相度以間琦復奏曰竊觀先世圖制匈奴患  
其 西兼諸國故表河列郡謂之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  
今 西夏所據蓋多得匈奴故地自昔取一時之計棄廢  
靈 州以來因失斷臂之勢故德明元昊更無憚得以吞  
噬 西蕃以至其甘涼瓜肅諸郡案安陽集魏公家傳此  
大 至寶元初始敢僭號案安陽集魏公家傳此  
故 秦渭一帶西蕃未暇窺奪臣慶厓初曾知秦州今二  
十 六七年矣是時乘暇窺奪臣慶厓初曾知秦州今二  
皆 是西蕃熟戶其間有不安遠之北慶厓初曾知秦州今二  
彼 族兵馬者則謂之壯元吳納款未嘗侵犯只自慶厓  
秦 州最號藩籬以寇抄為事見秦渭關西蕃最為繁盛  
通 好後來西人獻說以兵扼要西川當貴廣有皆得之  
又 為我之蕃人獻說以兵扼要西川當貴廣有皆得之  
以 先取西蕃然後以兵扼要西川當貴廣有皆得之

遂一向攻脅秦渭諸蕃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大  
城寨比慶麻中近年西人復將西市城修葺建為保泰  
藩籬大段薄弱案壯令下有云於其中修葺之只去古渭寨  
軍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即近去漢界  
一百二十里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即近  
之近如此自前未有也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即近  
心也逃去與木征相合木征者即族多藥怒質其父  
子青唐族相結謀立文法去西夏所誘不獨古渭城甚  
量夏人通款若漸次盡為西夏所獨古渭城甚危近  
與西人為阻秦州秦州亦稀絕可謂秦之深患也  
次盡為阻秦州秦州亦稀絕可謂秦之深患也  
不與臣二十六因再秦州秦州亦稀絕可謂秦之深患也  
陲諳知邊事者皆謂城筆策則可通雞川古渭通成外  
禦之勢隔絕得西人併吞古渭一帶諸蕃與瞎藥木征  
青唐等族相結之患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即近

慶涇原等路沿邊例皆以城寨包衛熟戶使諸族知有  
家計則可以相資表裏號為籬落之固不然則諸族老  
小散居山谷田野間去城寨稍遠西賊一來則官軍復  
既難救應則盡為賊所殺掠此安可謂之籬落也臣復  
見涇原路原州有明珠滅臧康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奴三族廣  
人力以居處恃險點集不起案安陽集家傳此下有云  
都無忌疑慶麻中每西人入後來范仲淹遂於三族之  
寇則前為鄉導同為抄劫  
北與西界相接處修置靖安綏甯二寨佛空平耳朶城  
二堡其明珠等三族於是不敢作過聽從點集案安陽  
此下有云始為籬落之用臣今所以乞城筆策者非好  
生事也蓋欲與西人議事未復好間乘此機會可以城  
之既前此則經久有故城與不城其利害實繫於國家而  
不繫於臣所陳之害故城與不城其利害實繫於國家而  
廷之深算也朝若謂其修城之後又積兵聚糧之費案  
陽集家傳此下有云臣以為不然蓋筆策既城則秦州三  
陽伏羌永甯來遠甯遠諸寨皆在近裏可以均勻抽減

遂寨之兵往彼屯泊更有創置酒稅場課利相兼

家傳此下有云充贖復聞築城側近有隙地自可招

置弓箭手七八百人使防守則邊防之勢其雄重可

知矣臣今畫廊下觀之則可見今之諸路例皆以城寨

包衛熟戶非妄言詔從之初秦鳳副都總管楊文廣受

也望與二府裁酌韓琦檄築筆策城文廣即飭諸將聲言城噴珠率眾至

其處日已暮乃急趨筆策城屯列既定遲明虜騎大至

知不可犯而去遺書當白國主以數萬精兵逐汝文廣

遣裨將襲其後所獲甚多或問其故文廣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必爭之地彼若知而據之則未可圖也文廣業

之孫也韓琦又言已牒秦鳳路於擦珠谷案宋史地理

元年置雞川熙甯築一大堡又乞廢罷納述丹山茶園白

石了鍾五堡使臣戍兵擦珠堡成賜名通漕紀事本末

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城筆策初秦州生戶為

諒祚劫而西徙有空城百里名筆策知府馬仲甫請城

而耕之策一史馬仲甫傳秦州古渭介青唐之南夏人在

其北中堡一徑小警則絕仲甫為內地詔賜名甘谷堡

川若築堡入城貿易皆傲仲甫設館處之陽示禮厚

故時羌人入城貿易皆傲仲甫設館處之陽示禮厚

實閑之也安陽集家傳云公又委秦鳳帥焉仲甫興置

貢珠八千餘里以招置弓箭手於籬落壯固邊聲振矣

西地乃械送害楊定者李崇貴楊道喜詣關請命朝廷

遣韓縝事仍令偕至長安稟公而後往薛

宗道議事仍令偕至長安稟公而後往薛

遂寨之兵往彼屯泊

更有創置酒稅場

課利相兼

案安

家傳此下有云

充贖復聞築城

側近有隙地

自可招

置弓箭手七八

百人使防守

則邊防之勢

其雄重可

知矣臣今畫廊

下觀之則可見

今之諸路例

皆以城寨

包衛熟戶非妄

言詔從之初

秦鳳副都總

管楊文廣受

也望與二府裁

酌韓琦檄築

筆策城文廣

即飭諸將聲

其處日已暮乃

急趨筆策城

屯列既定遲

明虜騎大至

知不可犯而去

遺書當白國

主以數萬精

兵逐汝文廣

遣裨將襲其後

所獲甚多或

問其故文廣

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必爭之

地彼若知而

據之則未可

圖也文廣業

之孫也韓琦又

言已牒秦鳳

路於擦珠谷

案宋史地理

元年置雞川熙

甯築一大堡

又乞廢罷納

述丹山茶園

石了鍾五堡使

臣戍兵擦珠

堡成賜名通

漕紀事本末

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城筆策初秦州生戶為

諒祚劫而西徙有空城百里名筆策知府馬仲甫請城

而耕之策一史馬仲甫傳秦州古渭介青唐之南夏人在

其北中堡一徑小警則絕仲甫為內地詔賜名甘谷堡

川若築堡入城貿易皆傲仲甫設館處之陽示禮厚

故時羌人入城貿易皆傲仲甫設館處之陽示禮厚

實閑之也安陽集家傳云公又委秦鳳帥焉仲甫興置

貢珠八千餘里以招置弓箭手於籬落壯固邊聲振矣

西地乃械送害楊定者李崇貴楊道喜詣關請命朝廷

遣韓縝事仍令偕至長安稟公而後往薛

宗道議事仍令偕至長安稟公而後往薛

遂寨之兵往彼屯泊

更有創置酒稅場

課利相兼

案安

家傳此下有云

充贖復聞築城

側近有隙地

自可招

置弓箭手七八

百人使防守

則邊防之勢

其雄重可

知矣臣今畫廊

下觀之則可見

今之諸路例

皆以城寨

包衛熟戶非妄

言詔從之初

秦鳳副都總

管楊文廣受

也望與二府裁

酌韓琦檄築

筆策城文廣

即飭諸將聲

其處日已暮乃

急趨筆策城

屯列既定遲

明虜騎大至

知不可犯而去

遺書當白國

主以數萬精

兵逐汝文廣

遣裨將襲其後

所獲甚多或

問其故文廣

曰先人有奪

人之心必爭之

地彼若知而

據之則未可

圖也文廣業

之孫也韓琦又

言已牒秦鳳

路於擦珠谷

案宋史地理

元年置雞川熙

甯築一大堡

又乞廢罷納

述丹山茶園

石了鍾五堡使

臣戍兵擦珠

堡成賜名通

漕紀事本末

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秋七月城筆策初秦州生戶為

諒祚劫而西徙有空城百里名筆策知府馬仲甫請城

而耕之策一史馬仲甫傳秦州古渭介青唐之南夏人在

其北中堡一徑小警則絕仲甫為內地詔賜名甘谷堡

川若築堡入城貿易皆傲仲甫設館處之陽示禮厚

故時羌人入城貿易皆傲仲甫設館處之陽示禮厚

實閑之也安陽集家傳云公又委秦鳳帥焉仲甫興置

貢珠八千餘里以招置弓箭手於籬落壯固邊聲振矣

西地乃械送害楊定者李崇貴楊道喜詣關請命朝廷

遣韓縝事仍令偕至長安稟公而後往薛

宗道議事仍令偕至長安稟公而後往薛



薦之終九以所著序言進年其材行召試及第云除西京國  
喪不試廬墓三年安石謝弟安國以第表云傷又之求  
子教授臨川集載之施首略門資舉之驚而取滯淹  
外覃草野龍光遠之而行難遭義和博臨四方洞照萬物  
之才而察知之孤誦說而難明義和博臨四方洞照萬物  
惟皇帝陛下協德穹昊比明義和博臨四方洞照萬物  
如臣同產為世畸人少遭閔凶自奮寒苦雖力學行萬物  
有時名而坐少偶寡徒幾絕榮望豈期聖聽俯及幽潛遂  
使窮徒親既承寵獎以詔書而試藝賜之科第而命官  
祿不逮親既承寵獎以詔書而試藝賜之科第而命官  
仕非為己當共誓於捐軀

**已卯羣臣表上尊號曰奉元憲道文武仁孝詔不許及**

**第三表**案傳家集上表日**司馬光入直**案續宋編年資

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因言案傳家集載七月十七  
光當答詔上疏言云同公亮等上尊號第二表檢會  
臣今月十七日準內降曾公亮等上尊號第二表檢會  
舊例合降不允批答已具勝子審取聖旨去訖臣竊惟

**上尊號之禮非先王令典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為**

**故事因循至今太祖開寶九年羣臣上尊號有一統太**

平字太祖以燕晉未平卻而不受是見聖人之志苟無  
其實終不肯有其名也太宗端拱二年詔自前所加尊  
號盡從省去且曰以理言之皇帝二字亦未易兼稱朕  
欲稱王但不可與諸子同爾羣臣懇請乃受法天崇道  
四字而已其後終身不復增益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  
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不幸次年有詔諛之臣言國  
家與契丹常有書往來彼有尊號而中國獨無足為深  
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者甚為朝廷惜之昔漢  
文帝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答以尺二牘自稱天地  
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未聞文帝復為勝大之名  
以加之也學者至今稱文帝謙德之美未嘗以為可恥  
也案傳家集此下有云此乃不識大體之言誠不足信  
耳今羣臣以故事上尊號臣愚以為陛下聰明睿智

雖宜享有鴻名然踐祚未久又在亮陰之中考之請體  
似未宜受陛下名誠則斷以聖意推而洋不居既所不允  
仍令更詳其身而表先可歎以舍虛名而得實舉也伏望  
四益加詳身而表先可歎以舍虛名而得實舉也伏望  
下更詳身而表先可歎以舍虛名而得實舉也伏望  
擇取進止有詔賜光曰覽卿傳家集附載手詔曰朕方以  
家集進止有詔賜光曰覽卿傳家集附載手詔曰朕方以  
類日虞傾禍有淫雨案傳家集附載手詔曰朕方以  
日虞傾禍有淫雨案傳家集附載手詔曰朕方以  
亦有難當是在亮陰誠如卿言被此鴻名有慚面目可善為答  
詔外傳家集附載手詔曰朕方以  
遂終不許朕至誠實乃辭內顧使中已批降指揮有可善為答  
云朕以薄德嗣膺基緒繼天理上尊號弗一集載不批答文  
以熙眾治羣公卿士外暨庶黎物常懼弗一集載不批答文  
民歸美為義則多揣實揆庶黎物常懼弗一集載不批答文  
寮曾公亮已下尊號實揆庶黎物常懼弗一集載不批答文  
先財成萬道之以始終仁以事四制禮之心為樂以武聖時  
豐財成萬道之以始終仁以事四制禮之心為樂以武聖時  
克朕無能焉被之不此因自尊顯良非本懷傳家集載未賜  
備章而郊欲止不此因自尊顯良非本懷傳家集載未賜

文武百僚省公亮已下上第三表乞上尊號元困窮未斷來  
請批答云省公亮已下上第三表乞上尊號元困窮未斷來  
厥所夙夜悼懼如涉冰屬報宗本之重寄元尊號元困窮未斷來  
執儀牲祇見褒譽帝固昭告成其自營福敢墮曠故躬獲  
卿士猥見褒譽帝固昭告成其自營福敢墮曠故躬獲  
再三朕威彰馨香之日德不悔尚於神祇乃甲申地震淫雨  
為災焉愧惕流澤虞罪尚悔尚於神祇乃甲申地震淫雨  
當心盛焉愧惕流澤虞罪尚悔尚於神祇乃甲申地震淫雨  
亟舉勿復為奏所請非所敢聞宜體予未忘何宜此時  
至誠勿復為奏所請非所敢聞宜體予未忘何宜此時  
樞密院事案續宋編十年資治通鑑原注升之陳升之知  
均通鑑已卯日紀大事本末朝綱要東都事略及宋本名旭  
治通鑑已卯日紀大事本末朝綱要東都事略及宋本名旭  
公著為鑑云新紀大事本末朝綱要東都事略及宋本名旭  
自其始宋史職官志二為副陳升之密院置使宗及博院  
異其禮乃五以職知院志二為副陳升之密院置使宗及博院  
齋三卷五以職知院志二為副陳升之密院置使宗及博院  
之過關留王云熙甯初事於彥博知院與陳升之容稍院  
竝置安石意以石熙甯初事於彥博知院與陳升之容稍院  
升之置安石意以石熙甯初事於彥博知院與陳升之容稍院  
股肱之上第表辭命不允職斷章批知院與陳升之容稍院  
敢輕授卿佐佑帝恩樞機之職斷章批知院與陳升之容稍院  
屬敢輕授卿佐佑帝恩樞機之職斷章批知院與陳升之容稍院  
屬敢輕授卿佐佑帝恩樞機之職斷章批知院與陳升之容稍院

之與文彥博固爭楊定不可使上不聽定既被殺上思

其言於是復召用之時薛向貶信州道逢升之盛言得

綏州之利升之再入遂言綏州不可棄與文彥博異議

甲申京師地震乙酉地又震紀事本末卷五十二案續

辛卯地以河朔地大震命沿邊安撫司及雄州刺史候

人動息以聞賜壓死者緡錢八月壬寅京師地震

及莫州地震又癸卯瀛州地震大有聲如雷十一月

三略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封府或簡誣以

禍上消者未待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之獨任之弊而

異先人消者未待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之獨任之弊而

主先人消者未待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之獨任之弊而

恐人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疏惟先王格正厥事未有正

治者也是夜月食有司言明天麻不效當改麻詔司天

麻官雜候皇暑更造新麻紀事本末卷五十三原注此

戊戌長編熙寧元以來繫戊戌注錄前此未嘗書賣度牒

因錢公輔言表而西度牒已供續宋編此云資始於熙寧

元年十月庚戌賜而度牒已供續宋編此云資始於熙寧

知諫院錢公輔言通鑑部遇歲飢河決作驚度牒日以濟

之宋史錢公輔言通鑑部遇歲飢河決作驚度牒日以濟

要知宋史錢公輔言通鑑部遇歲飢河決作驚度牒日以濟

時紫衣稍去今宮禁遇節恩賜度牒省或減半

為紫衣稍去今宮禁遇節恩賜度牒省或減半

萬九千餘道七萬入千餘道熙寧初編入九年九月給

朝野雜記亦云祠部編年備熙寧初編入九年九月給

今姑編輯此以長編熙寧初編入九年九月給

是月廢冀州棗彊縣富順監富順縣並為鎮紀事本末

宋史地理志注棗彊縣熙寧四年省為鎮入信都李攸

宋史地理志注棗彊縣熙寧四年省為鎮入信都李攸

平義監太平興國元年改日富順治

元年置富順縣熙寧元年省  
又雨水案宋史本紀七  
月乙酉地震又大  
又出將地又主簿教誥募人入粟案宋史全文資  
治通鑑七月丁酉降空名誥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撫  
司募人  
入粟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三上 仁和張大昌輯注



